異域録

朔方備乘札記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異域録

圖理琛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本最先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異域錄二卷。國朝圖理琛撰。圖理琛、姓阿顏覺羅氏。先世葉赫人。由考取內閣中書。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是編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圖理琛以原任內閣侍讀奉命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俄羅斯國。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師復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恭呈御覽。冠以輿圖。次隨日紀載見聞。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但宋人行記以日月爲綱。而地理附見。此則以地理爲綱。而日月附見。所載大聚落。皆爲自古輿記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如史記述匈奴北海。頗作疑詞。故儒者類言無北海。今據圖理琛所記。知伊聶謝柏興距北海大洋一月餘程。又唐書稱薛延陀夜不甚暗。猶可博弈。僅得之於傳聞。圖理琛以五月至其地。知夏至前後確有是事。皆我聖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稜震疊。故軺車所至。莫不具郵傳供芻糈。涉越三四萬里。如行閫閾。故得以從容遊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纂述成編。以補亘古黃圖所未悉。今備錄其文。使天下萬世知聖化彌綸。迴出於章亥所步之外。其所載俄羅斯土爾扈特懷恭順之忱。尤足見堯天不冒。砥屬無垠。凡在方趾圓顱。無不鱗集仰流。效誠恐後。爲三五以來所未有。今土爾扈特已全部內附。而所記俄羅斯南路十四國。乾隆己亥以後。又已盡入版圖。併以見武烈文謨。顯承啓佑。所由拓億禩之丕基者。非偶然也。



異域錄卷上

清 戶部郎中圖理琛撰

原任內閣侍讀調補兵部員外郎。又特恩陞授職方司郎中圖理琛。本葉赫人。阿顏覺羅氏。始祖在葉赫國時。行高望重。其國主待以賓禮。東北方乃龍騰鳳翔之地。天命屬與大清。而大聖人出焉。統取寰區。撫乂六合。於定鼎之前。緣盛京諸部落人民酋長。輸誠向化。歸仁恐後之際。遽沾高厚深恩。世受國祿官誥相承。余生於康熙丁未歲。少時家貧質弱多病。稍長雖習讀清漢。不甚通曉。繙譯平平。由例監廷試選取繙譯綱目越一載。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歷俸十載之間。奉命散賑山陝兩省饑民。察看南河。監製綿甲頒發詔書。較俸陞授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引見之日。適值內閣票簽侍讀缺出。閣臣保題。恩准從優陞授內閣侍讀。又奉命監督蕪關稅課。差竣。旋部未幾。授管理禮部牛羊羣事務總管。才識庸劣。不能仰副我皇上揀用深恩。譴責罷斥。於是退居林麓。躬事隴畝。承歡膝下。七閱載有餘。期保天年。乘化歸盡。生際盛世。値遣使海外絕域。土爾扈特國鉅典。因感戴國恩。仰圖報効。具呈叩請。遴選引見。聖德廣運。咸沐生成。復蒙聖恩俯賜原官品級。優加賞賚。特命前往。於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恭請聖訓。奉旨。爾等到彼。問阿玉奇汗無恙。欲將貝子阿拉布珠兒遣回。與爾完聚。調阿拉布珠兒人來。問俄羅斯國商人科密薩爾。官名。正在料理遣發。恰合朕意。伊竭誠差薩穆坦等請安進貢。朕甚嘉憫。特遣厄魯特舒哥米斯及我等各項人前來。頒發諭旨。並賜恩賞。至于阿拉布珠兒歸路。業遣侍衛祁禮德前往策旺拉布坦處

計議。倘未到來、如到時、移會爾等。彼若言欲會同夾攻相圖策旺、拉布坦爾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
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亦時加恩賜。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主斷不
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爾雖將此事奏請聖上。以我等思之。我皇上但願天下生靈各享昇平。斷
無搖撼策旺、拉布坦之意。此事我等可保。爾等往見阿玉奇。亦照見策旺、拉布坦禮相待。如有餽送。爾等
酌量收受。至往返之時。俄羅斯國察罕汗倘遣使欲會。爾等卽往相會。或俱往相會。或著幾人見聽其來
言。著阿顏圖理琛並新滿洲二人去見。若彼不欲見。令挽人來請。則已。至相見禮儀。依彼國禮見之可也。
更須向其使言。從前爾國尼果賴(人名)。到中國時。行止悖戾。我等斷不若此。見察罕汗時。如問中國何所尊
信。但言我國皆以忠孝仁義信為主。崇尚尊行。治國守身。俱以此為根本。雖利害當前。亦固守此數者。寧
死弗懼。不渝其道。卽今人各有祭祀禱祝之事。然身不行善。不以忠孝仁義信為根本。雖祈禱何益。我國
咸以忠孝仁義信為根本、崇尚尊行。所以我國雖有[illegible]戮。無重刑。安享太平已久。如問生計。爾等但言。隨處
皆同。富者亦有。貧者亦有。且數年前聞得俄羅斯國與其鄰國不睦。互相攻伐。俄羅斯國欲調用邊兵。或
疑我邊人不行調發。亦未可定。兩國和議年久。朕無他意。有調用邊兵之處。卽行調撥。不必疑惑等情。特
諭黑龍江將軍由泥布楚城移會爾國。如問年高之人。爾等卽告以我皇帝每歲查取年高之人。每次查
得一百餘歲者二三十人。九十餘歲者或一省有萬餘人。俱加恩賜。如問出獵行幸之處。爾等卽告以我
皇上每歲出獵。其所扈從兵丁。俱給以官養馬匹乘騎。按日給與盤費。今日下令。明早起行。不致些毫遲

悞。一應用度。俱係官給。惟隻身効力。毫無拮据。即我等此役乘騎用度。皆係皇上恩賜。我等但隻身効力耳。朕思俄羅斯國必言及火炮之類。倘若懇求爾等言路途遙遠難於行走沿途皆高山峻嶺林木叢藪險隘之處甚多。我中國並無如此地方。亦不曾見如此道路。致之甚難。且中國法禁。凡火器物件。不許擅自出境。法令森嚴。雖我皇上恩賜。斷難至此。伊若求爾等轉奏。爾等只言我等俱係特遣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奉使之事各異。此等情節難於奉聞。至俄羅斯國習尚矜誇。必出陳其所有之物以示爾等。倘若出示。爾等不可驚訝。亦不可輕藐。但言此等物件我中國或有或無。我等職司各異。有我所見而衆未見者。亦有衆見而我未見者。所以不能盡知。此役爾等同心合意而行。不可飲酒無狀。嚴禁隨役。沿途以至俄羅斯國。地方風俗甚壞。婦女不端者多。爾等隨役不可無禮妄行。須嚴加約束。至俄羅斯國地方。或見婦人。或遇可哂之事。爾等須莊重。行事。不可輕於戲謔。若餽送爾等物件。毋遽收受。必須再三卻辭。但言我等不曾帶得佳品送察罕汗。汗所餽遺。如何收得。倘再三懇乞。或止收一二。將爾等帶去錦緞回送察罕汗。但言路途遙遠。不曾帶得佳品。此係相見之微儀。若不來請見。或差人到時。即將所帶錦緞給與。亦言路遠並無佳品。些須薄物。聊表微意耳。及俄羅斯國法令嚴禁。屬下人役少有過愆。不可表暴於管轄之人。務必寬裕莊重而行。若問爾等係何官職。但言我等係外部院衙門所司官員。並非皇上侍近之臣。此役俄羅斯國人民生計。地理形勢。亦須留意。欽此。內閣編撰頒發。阿玉奇汗敕書已成。支取驛馬護送兵丁。於壬辰年五月二十日自京師起程。是日老父率諸兄弟並親友出城餞送。不忍遽離。在北

穆寺久坐將暮。不能遠去宿于沙河。行六日。出張家口。於六月初三日越興安嶺。至正黃旗察哈兒哈穆虎喀方。察哈兒蒙古官兵預備駝馬氈帳。供給羊隻迎接。自此處、將內地所乘驛馬並護送綠旗兵丁俱發回。又行十餘日。至喀爾喀阿拉布坦王所屬巴顏布拉克地方。喀爾喀官兵預備駝馬並供給羊隻迎接。此處係興安之上。有一帶石山。産金桃皮樹。又行二日。至西拉布里度地方。有十餘里沙岡。十六日。至瀚海之南界阿里哈林圖枯布爾地方。十七日。至瀚海適中朱爾輝地方。此處産各色小石。有杳克木樹叢生。其木高丈尺許。皮似櫻木。葉似三春柳。質甚堅。其地方有流泉二三處。流聚成小澤。水淸而甘。有水禽集其中。覩此忘其爲瀚海。而日爲內地焉。十八日。至瀚海之北界哈囊布拉克地方。又行三四日。至那拉忒赤勞地方。其地皆曠野。四望無際。惟此有山一處。甚奇異。週圍十餘里。其山之石。蜿蜒層疊。形如盤蛇。猶人力爲之者。山之下有流泉。其南十里許。烏那斯太地方。産黑白二種英石。余見而愛之。忘其馱載重累。擇其佳者十餘塊置布袋內。交付台吉萬舒克收貯。又行三日。至達布蘇台地方。貝勒旺拉爾迎接。請皇上起居。設幃帳。宰牛羊筵宴。觀隨往新滿洲步射。送十餘里辭歸。又行三日。地勢漸下。七月初三日。自鄂什欣布里度地方下興安嶺北界。至汗山東邊枯爾布里度地方。其東南二十里許。即勦滅逆賊噶爾丹之召磨多地方。在大路旁。俱平坡小山谷中。樹木叢生。有小溪沿山麓川谷紆迴而流。初五日。至土喇河岸。因連朝陰雨。河水泛漲。既無舟楫。難于涉渡。俟水勢稍落。駐宿三日。於駐宿無事之暇。往釣河濱。獲樺魚、鱘魚十數尾。皆二尺許。命烹之以飼衆。極其肥美。又遣噶扎爾圖往汗山。用鳥鎗捕得大鹿一隻。分而食之。土喇河、白根

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根特山之左流出之河名曰黑魯倫。向東流入呼倫湖。自呼倫湖流出之河。名曰額爾古納。向東北流入黑龍江。其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圖謝土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自此而北。以至俄羅斯國界。皆山。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峯巒聳峻之處。谷內之草暢茂。野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其間自各山發源流入土喇、鄂爾渾、色楞格河之小河。則有博羅哈拉、席喇、伊魯爾、伊邦等河。其水清而溜急。兩岸皆叢柳。產樺鱒鯉鯽鱓鮰等魚。又行十日。至喀爾喀之北界、車陵扎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過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北興兒湖。其博拉地方皆草墩。甚泥濘。潦水成澤。其東南林木森密。望之鬱然。多蚊虻。賴嚮導指引而行。又行一日。至兩國接壤之蘇布克圖地方。兩旁皆山。林谷中有溪河。北山之上有泉。其水甘而涼。谷內之草暢茂。蚊虻甚多。揮之不暇。跟役人等。片時被嘬。面目皆腫。又越二宿。於二十三日。至楚庫柏興相近色楞格河之南岸駐扎。管理楚庫柏興俄羅斯官。衣宛薩委翅人名。差人問曰。爾等係何人。往何處去。我等回言。是中國至聖大皇帝欽差天使。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頒發諭旨。並蒙恩賞賜我等。凡我等所來情由。爾國之貿易商人科密薩爾。儘知。你頭目問他。卽便得知。于是衣宛薩委翅卽遣官兵撥船隻迎接。至楚庫柏興。將到時。諭旨前排列十數對兵丁。引導送至公署安歇。後衣宛薩委翅來

見。問曰。天使之來。有何事故。有干我國之事否。我等答曰。我等係特差前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的使者。于爾國並無甚事。因阿玉奇汗特遣使恭請我至聖大皇帝萬安。進貢方物。由爾國經過。爾國特差人轉送至我中國。所以我大皇帝亦由此路差我等前來。來時。我大皇帝猶恐從爾國經過。沿途馬匹供應。不能接濟、騷擾爾等。特宣旨大臣傳諭爾商人科密薩爾爾云。一應馬匹供應。斷不致悞。因此方遣我等前來。衣宛薩委翅曰。我國人每年往中國貿易。屢蒙至聖大皇帝深恩。天使此來。一切馬匹供應。豈有遲悞之理。但天使前來情由。業已差人報知我國察罕汗。至今回信未至。我等未奉我汗之言。不敢擅令天使前往。只得暫駐。俟我察罕汗信到。方可前往。因此在楚庫柏興地方。俟察罕汗信。一住五個月零三日。其間衣宛薩委翅甚是欽敬。不時備宴延請。餽送食物。給與緞四疋。五十二年。往京師貿易之科密薩爾哦佛那斯夜委翅(人名)。至楚庫柏興。于我四人處各送白狐皮三十張。並菓品等物。我等言來時蒙我大皇帝恩賜。一切所用什物俱已全備。並無缺乏。爾科密薩爾亦係行路之人。何勞如此餽送。璧辭。科密薩爾遣人復懇曰。我等不時往中國貿易。屢沾至聖大皇帝恩深有年。天使並不曾到我國中。方今既幸遇。雖盡心恭奉。猶爲不足。伏乞俯納。再三懇乞。我等言科密薩爾既如此說。將食物收受。其狐皮發回。告爾科密薩爾。我中國向來凡奉君命差遣人員。一切禮物毫不敢受。我等日後相見處甚多。彼時各自盡心。亦未爲晚。目下毫不敢受。却其狐皮。答以果餅。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察罕汗信到。厄爾口城頭目費多爾衣宛薩委翅(人名)。差伊俄羅斯官按疊列衣衣宛薩委翅(人名)前來迎接。問其來歷。答曰。因托

波兒總管噶噶林。（姓名）移會厄爾口城頭目。所以我頭目差我前來迎接至聖大皇帝天使。令我用心敬奉。不可輕慢。來文我不曾見。其中情由不能得知。于是楚庫柏興官衣宛薩委翅撥給拖床七十餘輛。並跟隨兵丁。敕書前排列伊國旂幟兵丁引導擂鼓放炮相送。于正月十六日自楚庫柏興起程。

楚庫柏興

係俄羅斯國界。相隔我國喀爾喀部長台吉車陵扎布之邊界博拉地方二百餘里。其間皆山。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惟有杉松樺樹而已。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楚庫河來自東南流至柏興之南十里外。歸入色楞格河。沿岸皆叢柳、櫻薁、榆樹。二河交匯處。有俄羅斯收貯貨物倉房十餘間。居舍數間。皆樓房。用大木營治。河內有船二十餘隻。其船頭聳尾齊。寬丈餘。長七八丈不等。自二河交匯處以北十里外。色楞格河之東岸。有大木營治樓房百餘間。無城垣。四面皆山。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相雜散處。有天主堂三座。小舟艇數百隻。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二百名。

器用、有床、桌、椅、櫈、車、拖床。

畜、駝、馬、牛、羊、犬、雞、貓。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有兩種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山中有熊、狼、野猪、鹿、狍、黃羊、狐狸、灰鼠、白兔。河內有鯝魚、鰭鰺魚、哈打拉魚、他庫魚、鯉魚、石班魚、穆舒兒呼魚、鯽魚、松阿打魚、禪魚、勾深魚、牙魯魚。

一種魚。俄羅斯呼爲鄂莫裏。大似牙魯。長丈餘。于白露後五日內。由柏海兒湖逆流而來。甚多。俄羅斯國人各行漁捕。醃以庋臘。鰭鱠以此魚爲食。相繼而來。其色楞格河于十月中旬始凍。途中行二日。於十八日至烏的柏興。管柏興官排兵列幟迎接。訖。設宴款待。深加欽敬。出其妻子獻酒。作伊國之音樂跳躍以爲娛。

烏的柏興

在楚庫柏興之東北。相去二百餘里。山高大。多林藪。色楞格河邊寬闊之處。間有田畝。色楞格河自西南流過柏興。向西北而流。烏的河自東南流于柏興之西。遶流歸入色楞格河。四面皆山。無城垣。此處俄羅斯與蒙古人等二百餘戶雜處。駐兵二百名。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有天主堂二座。其廬舍生計牲畜與楚庫柏興同。

一種石片。其大如掌。層疊而生。人皆按層揭取而用。視其所揭石片。薄而透明。似玻璃琉璃之類。俄羅斯國人所居廬舍之牕。皆以此石片合釘爲之。問其所出。言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出巴爾古西穆城之東。繞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其沿河山內產此石片。莫斯科窪城。托波爾等處皆用此石。

又越三宿。于二十一日至柏海兒湖之南岸。博索爾斯科地方。沿途皆大山林藪。路旁俱田畝。此間有則陽海及哈拉果兒兩村落。皆俄羅斯居住。不甚稠密。其柏海兒湖週圍。皆山連繞。四面菁葱。嵐氛杳靄。林

木蒼鬱波浪浩瀚。極目無際。

柏海兒湖

自烏的柏興向西北行、三百餘里方至。沿途皆大木林藪。其間有小柏興六七處。間有田畝。柏海兒湖。南北有百餘里不等。東西有千餘里。西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鄂遼漢洲從東北流入。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鄂遼漢洲居柏海兒湖內之東北。闊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其洲之上有山岡。產杉、松、榆樹、叢柳。並各種野獸。布拉特蒙古五十餘戶遊牧于此。畜牛羊馬匹。柏海兒湖內產各種魚及獺。于十二月下旬冰始結。質人方行走。三月盡冰始解。柏海湖兒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曰昂噶拉河。向西北而流。兩岸皆大山林藪。約行五十餘里。皆山岡川谷寬闊。二十二日至柏海兒湖之北岸果落烏斯那地方。又越三宿。于二十五日至厄爾口城。其頭目排列旂幟鳥鎗鼓吹而迎。鋪設公署。款留安歇。即欲起程。費多爾衣宛薩委翅曰。我國總管噶噶林來文。只教將天使等接來此處居住。總管之言如此。我不敢少違。俟托波兒處特遣迎接官員到日。方可起行。于是因候迎接官到。駐扎厄爾口城。費多爾衣宛薩委翅備宴延請。于官給之外。又送牛豕。我等言爾國察罕汗供給之物甚是豐裕。不可勝用。頭目又何必如此餽送。却之。費多爾衣宛薩委翅曰。自兩國和議以來。我國人民蒙至聖大皇帝恩澤甚多。天使從未一至。今遠降敝處。並無佳品可獻。此些微之物。乃奉敬天使微忱。念我國察罕汗。望乞辱留。再三懇求。遂受之。隨酬緞二疋。厄爾口城頭目不時邀請會同射的。每遇天氣晴朗之時。即出城外

騎射捕魚以適懷。二月二十二日。托波兒處噶噶林差迎接官博爾果付泥克(官名)四鐵班訥委翅(人名)至。即欲起程。博爾果付泥克曰。今河冰未泮。舟不能行。陸路泥陷。人烟斷絕。一切馬匹供用。難於措辦。斷不可行。我等言奉君命差使。豈憚勞苦。況我中國凡奉差人員。俱以急速爲務。我等在楚庫柏興地方。已住五月有餘。在此又久候爾等。今爾已到。卽可起行。若途中不得供用之物。卽於此處攜往。乾糧可食。倘不得馬匹。雖步行幾日亦可。只管久住。非行路之計。於我中國之例甚屬不便。博爾果付泥克曰。我國總管噶噶林分付將天使大人由水路接來。須深加欽敬。不可少有怠忽。怎敢違拗。稍有違拂。我身首難保。于是住厄爾口城候昂噶拉河冰解。一日。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翅來見。問中國至聖大皇帝建都中國。幅幀遼闊。四面皆有人民。週圍國度甚多。我俄羅斯國偏僻一方。止兩面有國度。爾中國何以無干戈之事。極其奠安。我國戰爭之事。總無休息。此係何故。我等答曰。我大皇帝聖德廣運。愛民如子。凡有血氣者。俾皆得生計。不分內外遠近。一視同仁。遍施恩德。好生如天。無重刑。不嗜殺。繼絕世。舉廢國。膏澤洽於海外。所以天下諸國。皆感仰我至聖大皇帝深恩。心悅誠服。是以永無征伐之事。常享昇平之福已久。博爾果付泥克曰。然。我俄羅斯國風俗殊異。務虛好勝。所以兵甲無休息之日。至今戰爭不已。三月二十五日。昂噶拉河冰解。我等催促起程。費多爾衣宛薩委翅及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訥委翅曰。自此往托波兒去。向西北行。此處冰雖稍解。由此以北。尚未全泮。現今斷難起行。我國地方。我等切知。如可行時。何敢耽悞。四月十五日。修葺船隻。起至月盡完備。撥給船四隻。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而送。於五月初四日。自

厄爾口城起程.

厄爾口城

在柏海兒湖之西北.相去一百五十餘里.沿途及附近厄爾口城之山.不甚大.皆平坡山崗.昂噶拉河來自東南.繞過厄爾口城.西向西北而流.厄爾口河來自西南.入昂噶拉河.無城垣.似柏興居住八百餘戶.皆樓房.俱係大木營治.大半俄羅斯.蒙古人少.有天主堂五座.有市廛.厄爾口城及附近小柏興地方皆屬厄爾口城之頭目斯多爾尼科(官名).衣宛薩委翅統轄.駐兵五百名.

器用.有桌、床、椅、橙、車、拖床、船、舟艇、水磨.

樂.有鐘、鼓、木笛、嗩吶、銅絃箏、胡琴.

產紵麻、布、熏牛皮、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麻、蘿蔔、蔓菁、白菜、葱、蒜.

畜馬、牛、羊、豕、雞、鴨、犬、猫.

食方木井水.

河內產各種魚.

三月下旬.雪始化盡.昂噶拉河冰始解.四月上旬.柏海兒湖冰始解.草始萌.樹始發.

自此乘舟起程.由昂噶拉河過破落克、西普喇、諸危險之處.其昂噶拉河兩岸.奇峯絕壁.疊秀橫空.斷岸

千尺。水聲淙淙。巉石嵯峨。橫波峭立。風高浪激。奔注如矢。

昂噶拉河

自柏海兒湖流出。向西北。遶過厄爾口城。仍向西北而流。匯于伊聶謝河。歸入北海。水清溜急。大於色楞格河。兩岸皆山。有高峻峯巒。亦有平坂山岡。多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櫻、薁、刺玫。岸有叢柳。行千餘里。水漸濁。厄爾口河自厄爾口城之處歸入。又行一千九百餘里。伊里穆河自東北歸入。自伊里穆河歸入之處。以至伊聶謝河。其間之河。俄羅斯又呼爲通古斯科河。除厄爾口河、伊里穆河。又有十餘小河。皆歸入昂噶拉河。昂噶拉河內有碑克五處、破落克八處、西費喇九處、河內高峯及臨水懸崖。俄羅斯人名之曰碑克。河兩邊皆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羅斯人名之曰破落克。水淺有石水緊溜急之處。俄羅斯人名之曰西費喇。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口城乘船起程。沿途河岸之下未消之冰雪。尚有二三尺不等。亦有至丈餘之處。順流晝夜行十九日。至伊聶謝柏興地方。其間水程三千餘里。沿途河岸寬闊之處。間有田畝。其山陂少平之處。亦有耕種者。有小柏興甚稀。俄羅斯與布喇特及索倫人等雜處。

五碑克之名

滅提別西克碑克、巴達爾滿斯克碑克、多達爾斯克碑克、滅費斯克碑克、費達穆斯克碑克。

八破落克之名

博合滅爾訥破落克、皮牙乃破落克、巴敦破落克、多爾規破落克、沙滿斯克破落克、阿布林斯克破落克、

木爾蘇斯克破落克。四鐵烈落什破落克。

九西費喇之名

鄂標穆索斯奈西費喇、洛什西費喇、柏格西費喇、郭洛活瓦西費喇、郭費殷斯克西費喇、噶什那西費喇、鄂費夏那西費喇、鄂爾吉那西費喇、郭薩牙西費喇。

由昂噶拉河水行十九日。於五月二十三日至伊聶謝柏興地方。管柏興官阿列克散武爾色敏訥委翅。人名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迎接。自此前往。有陸路三日。因馬匹未齊。住候五日。管柏興官阿列克散武爾色敏訥委翅來見。遂請筵宴。於我四人處各送貂皮二張、白狐皮十張、及猪酒。俱却不受。阿列克散武爾色敏訥委翅曰。中國之人。自古未到我國地方。今幸遇中國至聖大皇帝遣天使大人至此。不知作何敬奉。欽敬之心甚切。但不得美品。此係我一點微誠敬儀。望乞辱納。我等言俱各蒙至聖大皇帝恩賜而來。一應用度之物俱已全備。途中有察罕汗供給等項。用之不竭。頭目所餽禮物。理宜相受。但我國凡奉君命差遣。一切餽送禮物。毫不敢受。因其遣人再三懇乞。只留猪酒。却其貂皮皮張。酬緞四疋二十九日。撥給馬匹。自伊聶謝柏興地方起程。亦排兵列幟鳴炮鼓吹而送。

伊聶謝柏興

在厄爾口城之西北。其間水程三千餘里。陸路一月程。川谷寬闊。四方皆山岡。伊聶謝河自南流來。大於昂噶拉河。其昂噶拉河來自東南。離柏興十餘里。歸入伊聶謝河。又遶過柏興。向東北流入北海。無城郭。

居住千有餘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八座。有市廛。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斯多爾尼科阿列克散武爾色敏納委翅。駐兵八百名。其居住廬舍生計種植牲畜等項。與尼爾口城同。俄羅斯呼索倫為喀穆尼漢。又呼為通古斯。俱畜鹿以供乘馭馱載。其鹿灰白色。形似驢騾。有角。名曰俄倫。林藪之內有鵬雞。北地最寒。有一種獸。行地內。遇陽氣即死。身大重萬斤。骨色甚白。潤類象牙。質柔不甚傷損。每於河濱土內得之。俄羅斯鏇其骨製碗碟梳篦用之。肉性最寒。人食之可除煩熱。梵名麻門篤。華名鼷鼠。此地相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時夏至前後。夜不甚暗。雖日落夜深。猶可博弈。不數刻。東方即曙而日出矣。因候辦供給。住二日。備辦馬匹停妥。行李載於車內。官兵護送。過麻科佛斯科鎮。途中住一宿。于閏五月初二日。至麻科斯科村落之揭的河岸駐扎。麻科佛斯科鎮。在伊聶謝西北二十里外烏斯乞木地方。下船陸行。山不甚大。沿途俱林藪。有果松、馬尾松、杉松、楊、樺、柳、櫻、薁、刺玫。地甚泥濘。多蚊虻。其間有小柏興兩三處。溪河四五道。產熊、狼、堪達韓、狐狸、銀鼠、灰鼠。

麻科斯科

在伊聶謝之西北。相去二百五十餘里。皆山路。揭的河來自東南。遶過麻科斯科。向西北而流。柏興內有廬舍四十餘間。俱俄羅斯居住。有天主堂一座。其河內有寬一丈、長七丈許船二十餘隻。舟艇甚多。由水路之人。俱於此處登舟。赴托波兒城。

在揭的河岸駐扎。候彼預備船隻供給之時。伊里穆城頭目喇法欽帖(人名)。帶領被擄西洋將軍牙那爾等

來謁。見我等衣冠用度齊楚。不勝仰慕。叩頭獻酒而去。初五日。一切船隻供給完備。自揭的河登舟起行。

揭的河

自麻科佛斯科佛落克嶺發源。環流麻科斯科。向西北而流。至那里穆柏興附近。歸入鄂布河。寬六七丈不等。多灣曲。水色赤。蚊虻甚多。沿河有小柏興四五處。俱俄羅斯居住。其地平坦。水窪處甚多。皆林藪。有馬尾松、果松、杉松、楊、樺、柳、櫻、薁、刺玫。河崖下土燕之巢穴甚多。產熊、貂鼠、狐狸、銀鼠、灰鼠。有一種人。類乎索倫。名曰鄂斯提牙斯科。在揭的河兩岸林木內散處。捕貂作貢。順流無晝夜行十一日。河面遂寬。林木漸稀。河內水色漸白。蚊虻亦少。再行一日。至那里穆柏興揭的河歸入鄂布河。其間水程二千五百餘里。

一種魚。形類鱘魚。口似鯽。無鱗。脊上並兩肋有骨三條連生。肉味同于鯽魚。大者不過三尺。俄羅斯名之日四帖里烈帖。蒙古人名之曰舒里。於未凍河以前。從北海由鄂布河遡流而來。甚多。人皆漁捕。曬乾爲食。亦貨賣。自麻科斯科村登舟。由揭的河順流而行。此間綏羅斯訥牙爾及荊斯河村落。出揭的河。入鄂布河。行一日。於十六日至那里穆柏興。管柏興官雅果付人名。排列旗幟兵丁迎接。請至伊家。作樂筵宴。因將京都帶去果品並粳米老米遣人酬送。管柏興官父子甚喜。叩頭致謝。起程之日。送十餘里辭歸。河內水面白蛾甚多。或飛樹上。或浮水面。似柳絮乘風。楊花鋪地。

那里穆柏興

在麻科斯科之西北。其間水程二千五百餘里。鄂布河自南流來。過柏興。向西北而流。大於伊聶謝河。揭的河來自東南流至柏興附近。歸入鄂布河。居住四五十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二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名雅果付衣宛薩委翅。無兵。

從此處由鄂布河順流而下。行五日。於二十四日。至蘇爾呼忒柏興。起程之日。忽颶風大作。波濤洶湧。舟楫傾欹。上下浮沉。俄羅斯人操舟。不似中國人諳練。幾至於危殆。倖得傍岸。避入小河。衆心始安。去柏興尙遠。管柏興官出迎。請至伊宅。設宴款待。出十數活銀鼠視之。鼓西洋琴以獻。蘇爾呼忒廬舍回祿。尙未修葺。無可歇公署。居舟中。越二宿。於二十七日。自蘇爾呼忒起程。管柏興官駕舟遠送辭歸。順流乘風揚帆而行。兩日行六百餘里。於二十九日。至薩馬爾斯科。

蘇爾呼忒柏興

在那里穆柏興之西北。其間由鄂布河舟行。水程一千四百餘里。其鄂布河來自東南。流過柏興。向西南與厄爾齊斯河合流。復向西北流入北海。大于伊聶謝河。水濁溜緩。水漲四溢。洲渚甚多。沿河兩岸地勢平坦。皆林木。有杉、松、楊、樺、櫻、薁。河邊多叢柳。有一種鄂斯提牙斯科人。在林內散處。河之北岸。向有柏興廬舍居二百餘戶。天主堂三座。因失火燒燬少半。新結廬舍居住。餘皆穴處。俱俄羅斯。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百名。

至薩馬爾斯科之日。管柏興官濟爾果付人名。遠來迎接。請至伊家款宴。出其妻子獻酒。又請會同射的。六

月十六日.差伊俄羅斯人往托波兒城.通報大國使臣已到緣由.自此處由厄爾齊斯河遡流而行.俱搭搭拉之人挽縴.越六宿.于二十二日.至狄穆演斯科.

薩馬爾斯科

在蘇爾古忒柏興西南.其間水程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自南流來.遶過柏興.向西北流二十餘里.歸入鄂布河.其河東岸之上.有土山.不甚大.有杉、松、楊樹.河邊有叢柳.山麓一帶.有廬舍百餘間.居五十餘戶.皆俄羅斯.有天主堂一座.設管理驛站船隻頭目一員.無兵.以上三處.林木甚多.係水窪地方.無耕種田畝.俱從托波兒托穆斯科等處挽運麥石而食.其廬舍生計牲畜等項.與厄爾口城、伊聶謝柏興同.

在狄穆演斯科.修理船舵損壞之處.並俟供給.止二宿.閒暇時.管柏興官濟爾果爾相約射的爲娛.二十五日.濟爾果爾亦與相伴同赴托波兒城.

狄穆演斯科

在薩馬爾斯科之西北.由厄爾齊斯河遡流而上.相去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來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水溜湍急.其大如色楞格河.自薩馬爾斯科至狄穆演斯科.沿河一帶.東岸之上.皆土山平坂.有杉、松、楊、樺、櫻薁等樹甚密.河邊皆叢柳.兩岸有小柏興十餘處.間有田畝.俄羅斯與鄂斯提牙斯科.並塔塔拉人雜處.其河東岸土山之上.有廬舍百餘間.居五十餘戶.皆俄羅斯.柏興之四面皆田畝.有天主堂一座.其柏興事務.係薩馬爾斯科頭目兼管.無兵.

一種草果．俄羅斯名之曰馬里那．蒙古人名之曰和尼伯兒濟爾根．形似桑椹．色赤．味甘酸．幹不盈尺．其厄爾齊斯河岸之山內甚多．柏興各處．小兒鬻賣．於七月初四日．至托波兒地方．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委翅人名．遣所屬俄羅斯官衣宛阿法那西委㛹人名迎接問候．自河岸至公署．排兵列幟．諭旨前排列數對兵丁導引．送至公署．噶噶林執手叩請中國至聖大皇帝萬安．於是我等問察罕汗起居．互相敘寒溫．坐畢．噶噶林曰．兩國自和議之後．我國人民不時往中國貿易．屢沾至聖大皇帝深恩有年．中國人並不曾一至我國地方．今天使大人此來．有何事故．或有干預我國之事否．我等答曰．我至聖大皇帝．其仁如天．視萬國猶一家．保萬民如赤子．是以普天率土．莫不提威懷德．來享來王．其遣使進貢朝覲者甚衆．我大皇帝無論遠近內外．俱一體加恩愛恤．不止爾俄羅斯一國．我等此來．因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特遣使往中國．恭請大皇帝萬安．貢進方物之人．由爾國經過．爾國遣人轉送至中國．所以我大皇帝敕諭我國大臣．傳諭爾國前往貿易之商人科密薩爾．言沿途馬匹供應不致遲誤．是以我大皇帝亦由此路遣我等前往阿玉奇汗處．頒發諭旨恩賞．於爾國無事．但我等來時．我大部交付．有俄羅斯國商人科密薩爾乞請．行俄羅斯佛教番僧在京師者．止有米提理一人．年已老邁．倘有不測．則行我俄羅斯佛教之人．必致斷絕．若准我國送番僧前來．我即送來等語．我國大臣轉奏．蒙大皇帝恩准送番僧前來．又曾交付爾商人科密薩爾．爾國若有外科良醫．一併送來．我等事竣還朝時．爾國若將行教番僧．外科醫士給發．令我等帶去．噶噶林曰．是此等情節．我科密薩爾俱

曾告訴。番僧。現今在此預備。賢士。此處無甚良者。已差往莫斯科窪城調取。尚未曾到。天使大人回時。可以到此。我等言我等奉至聖大皇帝命。路經爾國。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處去。我等此來。爾國察罕汗可曾聽見否。曾差人來否。噶噶林曰。天使大人前來之處。已報知我國察罕汗。我察罕汗說。中國大皇帝命天使大人特往阿玉奇汗處去。爾等須當欽敬。護送至阿玉奇汗處。一應馬匹供用。不可遲悞。但未曾遣人來。我察罕汗不在莫斯科窪城。現在軍前。天使大人回來時。我察罕汗欲會天使大人。亦未可定。若欲相會。自當特遣人來。不知天使大人去否。我等答曰。來時奉大皇帝諭旨。兩國和議已久。爾等過俄羅斯國地方。往阿玉奇汗處去。若去來之際。察罕汗得知。差人邀會。詢問地理情形。爾等分一半人往察罕汗處去。一半人往阿玉奇汗處去。若請爾等全去。即著前往。及爾國商人科密薩爾在京師時。亦曾有諭旨。爾國人民。雖每歲前來貿易。俱係平素商賈。察罕汗並未特遣人進貢。所以朕亦不曾遣使。此所遣使者。是往阿玉奇汗處去的。爾察罕汗如欲相會。詢問地理情形。著其中一半人前往相見。噶噶林曰。如此。天使大人可曾帶得印文來否。我察罕汗欲會天使。特差人來請。亦未可定。彼時天使不可食言。我等答曰。不曾帶有文書來。爾察罕汗必欲相會。差人前來。我等即前往相會。有何食言之處。我等向噶噶林言。爾國所屬之泥布楚城居住之雅似克等共十口。越境至中國地方伐木打牲。被我巡邏兵役拿獲。理應遵定邊界和議之款治罪。我大皇帝仁慈寬大。姑宥其罪。其寬免情由。曾有文書交與商人科密薩爾帶來。使爾知會爾察罕汗。此文書曾到否。噶噶林曰。文書已到。業已差人稟知我察罕汗去了。其回信尚未

曾收。我從前在泥布楚城作頭目時。似此等私行越境人。亦有割耳鼻者。亦有砍手者。大辟者。越一日。特遣官前來請會。於是前往。噶噶林問曰。中國大皇帝天縱至聖。國家享承平已久。天使大人受皇帝恩澤。享用安逸。我等答曰。大皇帝至聖至神。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勵臣僚。國無重刑。不嗜殺戮。無間遐邇。一體同仁。山陬海隅。罔不沾恩被澤。薄海人民。皆中心感戴。所以國家雍熙。雨暘時若。人壽年豐。宇內咸享昇平之福。我等世戴大皇帝深恩。今幸際盛世。不但我等身沐皇恩。受享安逸。卽舉家老幼妻子。無不沾我大皇帝厚澤。安居樂業。我大皇帝聖恩高厚。不能枚舉。卽我等安享樂業之處。亦難殫述。噶噶林曰。誠然。中國大皇帝至聖至神。舉國殷富。四方寧謐。天使大人等俱安享樂業。聞之已久。我先察罕汗在時。國家無事。上下相安。先察罕汗喜射獵。好鷹犬。當時臣宰俱享安逸。二十年來。我國兵甲之事。全無休息。至今猶征戰。不但我俄羅斯國。觀天下諸國。沙漳汗、空科爾汗、式費耶武國、厄納特赫國、哈薩克國、哈拉哈兒叭國、策旺拉布坦、阿玉奇等國。皆互相爭鬭。獨中國甚是寧謐。目今察罕汗幼稚時。最喜與兒童爲戰鬭戲。從前同戲諸兒。今皆作將軍。若似乃父行事。我等亦可受享安逸矣。爾中國寧謐。宇內無事。大皇帝亦射獵否。亦養鷹犬否。我等答曰。我至聖大皇帝聖神文武。法天行健。每於萬幾餘暇。古來經傳史冊。無不經覽。天文地理。律呂數術。無不貫通。又天縱神武。常親騎射。以教習臣庶。不時圍獵。奬勵文武。而訓練兵將。凡扈從士卒。俱按日官給盤費。又給與官馬乘騎。雖今日下令。明早起行。亦無些毫遲悞。一應俱係大皇帝恩賞。我等隻身効力。毫無拮据。大皇帝亦養海東青、鴉虎、鷹犬。海東青。有雪白者。有蘆花者。有本

色者單放野雞。俱係過時捕得。無窩雛。惟鷹有窩雛。亦有捕得者。亦放野雞。亦捉走兔。犬內有捉虎猿鹿狍者。有捉狐兔者。至於水禽雁鵰。俱放鴉虎按時放捉。聞爾國有窩雛海青。可取來一觀。噶噶林曰。我等亦養海青。亦係捕捉方得。並無窩雛。不知在何處結巢。隨將所養本色海青及一草白犬出示。曰。天使大人此來。河路迢遙。最屬險惡。途中勞苦。一切馬匹供應可有遲悞否。中國亦有如此河路否。我等答曰。我中國似此等大河亦有。更有大於此者。名為長江。我等來時。沿途官員甚是欽敬。迎接官博爾果付泥克。甚是勤慎。爾國察罕汗供給豐裕。不可勝用。馬匹船隻。並無遲悞。是以我等不勞而至。噶噶林曰。聞得土爾扈特國貝子阿拉布珠兒之四人。天使大人帶來。其阿拉布珠兒是何人。將他四人帶來是何情由。我等答曰。阿拉布珠兒係阿玉奇汗之姪。十年前同乃母往西藏謁見達賴喇嘛。其間策旺拉布坦與阿玉奇汗不睦。所以阿拉布珠兒不能歸其原籍。窮迫至極。故此投往中國。我大皇帝仁育萬方。務使天下人民。無一夫不得其所。所以將阿拉布珠兒封為貝子。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地方安置。每歲賞給俸銀緞疋牲畜。今甚殷實。去歲。阿玉奇汗特遣使恭請我至聖大皇帝萬安。貢進方物。因此遣我等頒發諭旨。並錫恩賞之便。將阿拉布珠兒四人帶去。見乃父那呱爾麻木。令其知阿拉布珠兒蒙我大皇帝深恩。其身依然無恙耳。一日。有俄羅斯國官衣宛阿法那西委翅者來見。問曰。中國大臣內何等品級方為尊爵。我等答曰。我中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國公。俱係宗室。天潢一派。其功臣子孫。有世襲公侯伯者。內有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外有尚書、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外省有將軍、總督。此皆係頭等品級大臣。衣宛阿

法那西委翅曰.我俄羅斯察罕汗、侍近有大臣四員.一應事務.不用通知國王.即可專擅行事.中國亦有此等臣宰否.適聞天使大人所言大臣內何等最尊.我等答曰.我中國並無如此專擅行事之臣宰.事無大小.皆具題請旨.恭候上裁.臣宰欽遵施行.不敢專擅行事.大臣內領侍衞內大臣.六位大學士.六位最尊.莫過於此者.衣宛阿法那西委翅曰.我俄羅斯國.若有大事會議.我汗亦前往公同會議.中國有事會議.大皇帝亦往同議否.我等答曰.國家倘有議政要務.有王貝勒大臣會同議定奏聞.皆聽皇上裁奪.我國大皇帝無前往同議之理.衣宛阿法那西委翅曰.天使大人看來.我國噶噶林.於中國何等臣宰相似.我等言、看來類同我中國尚書總督.衣宛阿法那西委翅曰.我國之噶噶林.與中國領侍衞內大臣相似.嗣後天使大人.將噶噶林不可呼爲尚書.但稱大臣可也.欲以緞十二疋.差人送與噶噶林.有管待飯食俄羅斯官曰.差人餽送.於我國禮不合.天使大人親往之時帶去方可.我等言.此非佳物.我等自中國遠來.經過爾噶噶林地方.備承厚意.故以此相酬.我中國凡以物與人.並無親送之禮.今差人餽送.於爾國禮不合.若我等親身帶去.又於我中國之禮有礙.以此微物.豈可壞兩國大體.不如停止.遂公議停止餽送.以俄羅斯官博爾果付泥克遠接勞苦.給與緞四疋.又給與博爾果付泥克之副員費耶爾客付緞二疋.起程前一日.噶噶林差伊俄羅斯官來請曰.天使大人明日起行.如蒙不棄.今日可來一飯否.於是前往.噶噶林見余所帶小刀.再三顧盼.不勝稱羨.即解以贈之.噶噶林免冠拜受.起程之日.特差伊俄羅斯官答送元狐皮十張.余言爾總管念我係好友.如此餽送.理當收受.但我並不曾帶得佳物相贈.爾總管

之物。如何收受。謹心領矣。遂却之。來使遣人回覆。噶噶林復又遣人再三叩懇。余言。我中國凡奉君命差遣。一切物件。毫不敢收。將皮張仍回。向爾總管爲我道謝。賜與來使玻璃碗二件。在托波兒地方住八日。於十二日、自托波兒起程。仍派原接俄羅斯官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納委翅撥護送兵六十名。小心防護。送至阿玉奇汗處。一併同回。又差伊所屬俄羅斯官等送二十餘里方回。

托波兒

在狄穆演斯科之西南。其間迴流行六百餘里。厄爾齊斯河來自東南。遶過托波兒。自東北而流。托波兒河來自西南。於托波兒相對地方。陸入厄爾齊斯河。沿河兩岸。地勢平坦。有杉、松、楊、樺、櫻、薁、叢柳。小柏興五十餘處。左近皆田畝。托波兒以北二十餘里。河東岸之上。有小土山。極平坦。無城郭。居千餘戶。其廬舍皆大木營治。有塼造廟宇二所。理事公署木房數間。其山麓及河岸一帶。居三千餘戶。其廬舍亦皆係大木營治。有市廛。天主堂二十餘座。駐兵二千餘名。有頭目十數員。其西里爾斯科省城堡及柏興地方頭目兵丁。俱屬噶噶林馬提飛背多爾委翅統轄。

器用有床、桌、椅、櫈、車、拖床、船、舟舡。

樂有鐃、鼓、喇叭、木笛、嗩吶、銅絃箏、胡琴。

種大麥、蕎麥、油麥、麻。

產蔓菁、白菜、王瓜、芫荽、倭瓜、葱、蒜。

畜牛、馬、羊、猪、鵝、鴨、雞、犬、猫。

有一種人俄羅斯名之曰塔塔拉。在厄爾齊斯河沿岸及托波兒並喀山一帶居住。詢其來歷。俄羅斯人曰。原係庫程汗之人。又名貨通。其托波兒等處地方歸併我國之後。將伊等散處於阿兒台山後沿厄爾齊斯河一帶及托波兒並喀山等地方。其中有歸入我教者。有不曾歸入我教者。看其未入俄羅斯教之人。貌似回子。俱削髮。戴小帽。不食猪肉。別供佛像。

俄羅斯國地方分爲八道。俱設立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委翅等總管八員分轄。每道所管城堡十餘處二十餘處不等。自托波兒以東至泥布楚地方。名曰西畢爾斯科。其七道、曰喀山斯科。曰佛羅尼使斯科。曰計由斯科。曰司馬連斯科。曰三柯忒撇忒爾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莫斯科窪斯科

於稼穡之人量其收穫之多寡。什一而稅。於布喇忒、索倫、鄂斯提牙斯科、兀良海齊爾給斯等打牲人。令其交納貂鼠、狐狸、銀鼠、灰鼠皮張。不打牲之布喇忒、索倫等。每歲人各納銀錢二百文。其兵丁每歲有食千錢者。亦有食七百文者不等。錢之外。又給與麥麵食鹽。衣帽五年一次官給更換。

原以千步爲一里。後改爲五百步。

其相見禮儀、吉凶等事。及飲饌生計。大約皆同。

自厄爾齊斯河向西南入托波兒河。遡流越九宿、於二十三日至圖敏。途中皆塔塔之人。人挽縴。岸旁林木叢密。無縴路。俱行泥水之中。兩足肌膚破損。血水淋漓。俄羅斯兵丁猶加笞楚催促。余不忍視。呵責方

止。到彼之日。管柏興官排列旂幟兵丁迎接。請至伊家款宴。復餽送食物。候供給止宿之日。有俄羅斯出征擄來之式費耶忒國數人來舟中鼓吹絃歌。以爲娛。賞以銀錢肉食。二十五日起程。

鴉班沁

在圖敏之西北。由土拉河遡流。舟行五百餘里。沿河兩岸。有杉、松、楊、樺、叢柳甚稀。有小柏興二十餘處。柏興附近俱種田畝。俄羅斯與塔塔拉雜處。土拉河之西岸有柏興廬舍居二百餘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三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無兵。從此捨舟陸行。

異域錄卷下

自鴉班沁捨舟。俱乘騎陸行。此間道路甚泥濘。一日止可行三十里許。地勢漸下。皆林藪。越九宿。于十一日至費耶爾和士爾斯科地方。此處俄羅斯謂其國之內地。愈加欽敬。管柏興官排列旗幟兵丁鼓吹而迎。其護從官兵按隊層列負鎗持刀。送至館驛安置。此處一帶山色奇秀。室宇清潔。土拉河環抱。舟楫往來。宛如江南應接不暇。忘異鄉行路之崎嶇也。

費耶爾和士爾斯科城

在鴉班沁之西北。其間四百餘里。無城郭。沿途皆山岡。多林藪。惟有山松、馬尾松、楊樺。地甚泥濘。有小柏興四五處。土拉河來自西北。流過費耶爾和士爾斯科城之西面。向東南而流。河之東岸有山。上下及河之兩岸。有柏興廬舍居七百餘戶。俱俄羅斯。天主堂五座。有市廛。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三百名。候辦供給。止二宿。于十四日起程。路甚泥濘。十八日過費耶爾和士爾斯科佛落克嶺。其嶺峯巒競秀。泉脈爭流。夾路野花若張錦綺。雖極高之處。亦泥濘有水。

費耶爾和士爾斯科佛落克嶺

在費耶爾和士爾斯科城之西北。其間二百餘里。山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有馬尾松、果松、杉松、楊、樺、櫻、薁、剌玫。山巔嶺上。隨處流泉。地甚泥濘。上嶺五里許。下嶺十里餘。自嶺東流出者。謂之土拉河。嶺西流出者。

謂之托波兒河．俱向東南流．過圖敏地方．土拉河歸入托波兒河．復向東北流．至托波兒相對地方．歸入厄爾齊斯河．又自山陰流出者．謂之喀穆河．其大似色楞格河．水色赤．溜急．自東北向西南而流．至喀山相對地方歸入佛兒格河．其嶺之西北有山名曰帕付林斯科．峙出諸山．土人云．冬夏積雪不消．人不能至．

又越七宿．于二十五日．至索里喀穆斯科地方．沿途皆山林．甚泥濘．大雪連朝．林木嚴壑．一目皜然．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眞奇觀也．自此由喀穆河水路舟行．正在料理船隻．于二十七日起三日又大雪．河內流凘．俄羅斯官來稟曰．水路已不能行．只得候地凍．由陸路方可行走．我等向護送官博爾科泥催促．卽由陸路起行．博爾科泥曰．其間途中泥濘．浮面雖稍凍．下面猶陷馬蹄．易於損壞．雖強爲起程．不能出一百里．倘若阻滯．反覺艱難．斷不可行．若稍可行走．我何敢留天使在此居住．只得暫候幾日．因此候凍．住索里喀穆斯科地方．至九月盡間．遍地結凍．撥給馬匹拖床．于十月初二日．自索里喀穆斯科地方起程．

索里喀穆斯科

在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落克嶺之西南．其間二百餘里．沿途山不甚大．地勢漸下．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地甚泥濘．喀穆河於索里喀穆斯科之北二十里外．來自東北向西南而流．有烏索兒科之小河．來自東北．由柏興中流出向西．歸入喀穆河．居五百餘戶．皆俄羅斯．天主堂六座．有市廛．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三百名．柏興之西北有鹽場．場內有方木井四十餘處．咸取井水煎鹽．其鄰近之小柏興亦

皆煎鹽。莫斯科窪城等處。俱食此地鹽。

越三宿。於初五日至改郭羅多地方。管柏興官遠出迎接。治館驛安置。

改郭羅多

在索里喀穆斯科之西北。其間四百餘里。喀穆河來自西北。繞過改郭羅多。向東南而流。沿途皆山岡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小柏興六七處。俄羅斯與一種別爾馬疆之人雜處。柏興之附近皆田畝。居二百餘戶。皆俄羅斯。有天主堂二座。設管驛站頭目一員。無兵。從此處向西北行。通莫斯科窪城大路。向西南行。通喀山大路。自托波兒至此處。有二千二百餘里。從此至莫斯科窪城。亦有二千二百餘里。別爾馬疆之人。貌類俄羅斯。言語不同。其言語俄羅斯亦不解。俱在喀穆河之兩岸居住。詢其來歷。原係別一部落。歸附俄羅斯有年。

越四宿。至索羅博達地方。皆林藪。河岸之上有廬舍。俄羅斯並擄來西費耶斯科國人五千餘戶雜處。又行一日。至黑林諾付地方。管柏興官排列旗幟兵丁迎接。請至伊家款宴。候供給。止二宿。

黑林諾付

在改郭羅多之西南。其間四百餘里。費牙忒喀河。其大似色楞格河。自費耶爾和土爾斯科佛落克嶺陰發源。來自東北。遶過黑林諾付。向西南而流。歸入喀穆河。沿途皆山岡。地勢漸下。隨處俱有小柏興。甚稠密。田畝亦多。遙望林木蒼然。居千餘戶。皆俄羅斯。有市廛。磚造天主堂七座。大木營治天主堂五座。設管

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三百名．
產大青兎（番名博羅托賴）．及獺．
以上俱係西畢爾斯科道所屬地方．乃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魚赤統轄．
十月十五日起程．地勢漸下．越六宿．於二十一日至喀山地方．佛爾格河環其右．潔治館驛安置．夜靜登樓遠眺．見高嶢月出．萬象澄澈．河水漣漪．一碧無際．遙憶鄉井．心神悅然．

喀山

在黑林諾付之西南．其間五百餘里．佛爾格河．其大似鄂布河．來自西北．至喀山城之西南五里外．向東南而流．喀穆河來自東北．於喀山之東南六十里外．歸入佛爾格河．沿途皆山岡．地勢漸下．多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椵、柞、榆、柳、波羅、荊條．有小柏興二十餘處．俄羅斯與塔塔拉並一種車爾米斯人雜處．其柏興附近．俱有田畝．喀山左近地勢平坦．林木遼遠．田畝甚多．其喀山係排置大木為城．有八門．一面二里餘．週圍八里餘．有郭．郭外環城俱以木為鹿角安置．城內有市廛．磚造天主堂五座．大木營治廟三座．居五千餘戶．皆用大木營治樓房廬舍．有俄羅斯與塔塔拉、並車爾米斯、及土爾扈特等人居住．設立管理喀山斯科道總管顧比爾那武費多爾薩馬落費赤統轄．有小頭目十餘員．駐兵二千餘名．其生計牲畜等項．與托波兒同．食方木井水．有稻、稷、大麥、小麥、蕎麥、油麥、豌豆．
蘋果、沙果、檳子、松子、榛子、核桃、櫻、薁、刺玫、都克什乞乞哈、楂梨、厄衣克特克枸、奶子、蜂蜜．

有鯝魚、白魚、魴魚、鯉魚、鯽魚、鮎魚、鴨嘴魚、四帖里烈帖魚。

其東爾米斯之人。貌類塔塔拉。皆削髮。言語殊異。亦係別一部落。原在喀山、阿斯塔爾漢等處居住。其後俄羅斯侵占諸處。將伊等散處于喀山左近地方。併入俄羅斯國有年。

俄羅斯國法律。凡叛逆犯上者。將身肢解爲四段。遇敵敗北者、斬。其劫奪並路截傷人或殺人者、俱斬。其互相鬭毆殺人者、抵償。持刃殺人者、抵償。傷人者、斷手。其偷盜倉庫之官物者。視其贓之多寡。有劓耳鼻者、有重責以火烤而發遣者。其私鑄錢者、將銅鎔化灌其口內以殺之。其私賣烟酒者。重責。籍其家發遣。其因通姦殺死本夫者。將婦人之身體埋於地內。獨露其首以殺之。姦夫懸於樹上以殺之。其犯通姦之罪者、將婦人重責。交還本夫。不准離異。將姦夫重責。復按其罪收贖入官。其幼童與女子通姦者。俱重責。配爲夫婦。

在此處候辦供給。止八宿。於三十日起程。途中越三宿。初三日至西穆必爾斯科地方。

西穆必爾斯科

在喀山之正南。相去三百餘里。佛爾格河來自東北。遶城之南面。向西南而流。沿途地勢平坦。俱係曠野。無林木。田畝甚多。有小柏興十餘處。俄羅斯與車爾米斯並塔塔拉人雜處。西穆必爾斯科有城郭。係大木營造。小於喀山城。皆損壞。有八門。環城俱以木爲鹿角。安置城之內外及河岸。居千餘戶。皆俄羅斯。有市廛。天主堂四座。設管轄城郭頭目一員。駐兵五百名。

候辦驛馬供給。止五宿。初九日起程。途中經賽斯蘭。十二日晚。偶遇狂風大作。風雪交加。撲面不能前進。住佛爾格河岸。又越四宿。於十六日至俄羅斯國界之薩拉托付地方。

薩拉托付

在西穆必爾斯科之西南。相去五百餘里。俄羅斯與土爾扈特兩國接壤之處。佛爾格河來自東北。遶薩拉托付之南。向南而流。水濁溜緩。此河俄羅斯國人名曰佛爾格河。土爾扈特國之人名曰厄濟兒河。沿途皆平坦地方。間有山岡。地勢漸下。林木稀少。有樺、楊、椴、柞、榆、波羅等樹。田畝甚多。有小柏興二十餘處。俄羅斯與東爾米斯、並塔塔拉人雜處。河之北岸有廬舍。居五百餘戶。俱俄羅斯。其柏興之東北兩面皆山。不甚大。南面有佛爾格河。環流東西北三面。俱掘濠。其外安置鹿角。河內有寬一丈、長七尺餘船四五隻。寬二丈、長十丈餘船一隻。小舟艇五十餘隻。有市廛。天主堂六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二百名。

有床、桌、凳、車、拖床。

種大麥、小麥、蕎麥、油麥、菀豆、麻。

有稻、稷米。因問及二米出產之處。俄羅斯言。稷米乃本地所產。稻米本地不出。係沙漳汗所屬科索里巴什地方所產。皆沙漳汗國阿爾米牙那之貨。通入挽運販賣。有兩種蘿蔔、白菜、葱、蒜、王瓜、倭瓜。

畜馬、牛、羊、猪、鵞、鴨、雞、犬、猫。

有一種雞。身大似鵞。脚高尾短。有蒼黑色而花紋者。亦有白色而青斑者。其雄雞之冠。不時變幻各色。人

稍侵之．卽鳴而舒翼．毛羽豎立．冠便下垂．比戸畜之甚多．俄羅斯言此聶穆沁地方所產之雞．後得種于聶穆沁、今蕃息甚多．俄羅斯人又呼西費耶斯科國爲聶穆沁．河內有鱘魚、鯝魚、鱎鱛魚、白魚、鰱子魚、魴魚、鯉魚、鯽魚、鯶、鴨嘴魚、鱌魚、四帖里烈帖魚．

二月下旬．雪已消盡．佛爾格河冰解釋．於三月上旬．草卽萌．木葉發．

俄羅斯國地方寒而濕．雨雪勤．多陰少晴．幅隕遼闊．林木蕃多．人烟稀少．其國俗貴賤難辨．其下人每見尊長．皆免冠立地而叩．尊長不免冠．凡男子、或遇於途．次及他處．每遇皆互相免冠立地而叩．男子與婦人相遇．男子免冠．婦人立地而叩、其俗以去髭鬚爲姣好．髮卷者爲美觀．婚嫁用媒妁．聘娶之日．往叩天主堂．誦經畢．方合卺．殯殮有棺．俱送至廟內葬埋．起墳墓．無喪禮．喜飲酒．親友至．必出酒以飲之．不知茶．服氊褐苧布．以麥麪做餅食．亦食各項肉魚．不食飯．每食用匙並小叉．無箸．務農者少．耕貿易資生者多．知種而不知耘．不知牛耕．沿河近水居住者多．喜浴善泅．用瓜種大小銀錢．有值三文、十文、五十文、百文之銀錢．亦有紅銅大錢．與小錢通用．以十六寸爲一尺．十二兩爲一觔．千步爲一里．人性矜誇貪得．平居和睦．喜詼諧．少爭鬬．好詞訟．每逢吉日．男子相聚會飲．醉則歌咏跳舞．婦女不知規避．爭相粧飾．各處游嬉．隊行歌於途．問及節氣．彼云無曆．俱於伊俄羅斯佛經內選擇日期．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不等爲一月．以十二月爲一歲．知有四季．於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係伊國冬季大齋完日．爲歲初．二十一日浴佛．於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爲歲初．十二月初三日浴佛．尚浮屠．齋戒之廿

多。自伊國王以至庶民。歸入俄羅斯教之各種人、及男婦童稚。每年按四季。大齋四次。每季或四十日三十餘日不等。平素皆按七齋戒。七日內戒肉食二日。觀其國俗用度尙儉。居處汙濁。最遵法令。極厭兵戎。俄羅斯國向無汗號。原僻處於西北近海之計由地方。而地界甚狹。傳至依番瓦什里魚赤之時。其族內互相不睦。以致於亂。依番瓦什里魚赤力甚微弱。乃求助於西費耶斯科國王。而西費耶斯科國王許助依番瓦什里魚赤兵八千。並糧餉。欲取俄羅斯之那爾瓦城。依番瓦什里魚赤從其言。將那爾瓦城歸於西費耶斯科國。因假此兵力。依番瓦什里魚赤征收其族類。而自號爲汗焉。迄今三百餘年。從此強盛。將喀山並托波兒等處地方俱已征獲。其後又侵占伊聶謝、并厄爾庫、泥布楚等地方。國勢愈大。俄羅斯國現在國主察罕汗之名曰票多爾厄里克謝耶費赤。年四十一歲。歷事二十八載。所居之城名曰莫斯科窪。因遣使索取歸於西費耶斯科國之那爾瓦城。而西費耶斯科國王不許。遂成仇敵。已十五年。西費耶斯科國王名曰喀爾祿什。年二十三歲。所居之城名曰四條科爾那。初戰敗俄羅斯國之兵。大加殺擄。後再戰。爲俄羅斯察罕汗所敗。傷人甚多。失城數處。以致危急。逃往圖里耶斯科國。拱喀爾汗所屬鄂車科付之小城居住。已經八年。又有名曰米爾奇里斯一小國王。先在沙障汗左近居住。係別一部落。因協助察罕汗。與西費耶斯科國交戰。被擒。察罕汗歸其被擄之西費耶斯科國人贖還。在途中病故。

俄羅斯國之西北諸國名目

圖里耶斯科。　　西費耶斯科。

博爾托噶里牙.
雅爾馬尼牙.
宜斯巴尼牙.
和爾斯提音.
博兒斯奇.
賽薩林穆斯奇.
賀蘭斯奇.
肆班斯奇.
付蘭楚斯.
宜大里牙.
狄音.
布魯斯奇.
別穆斯奇.
昂假爾斯奇.
博玻林穆斯奇.

南面所有諸國部落名目

土爾扈特.
哈薩克.
厄魯特.
布哈爾.
伊爾欽.
庫策.
哈拉哈兒叭.
策旺拉布坦.
莽武特.
哈薩兒巴什.
哈什哈兒.
阿克蘇.

吐爾們.　沙障.

跟隨俄羅斯官博爾科尼册班諾費赤.差俄羅斯國之通事、并管兵頭目.馳告阿玉奇汗.言天朝使臣已至我界薩拉托付地方駐扎.速派官兵預備驛馬供給.前來迎接.時雪甚.大衆不能前進.遂駐扎於薩拉托付地方.在彼候阿玉奇汗迎接之間.乃屬冬令.諸人輪流宴飲.或會同射的.或於河岸騎射捕魚以爲娛.其俄羅斯官所差通事等至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聞此信甚喜.傳集其部落.修治氈帳衣服.預備供給.俱各停妥.候靑草發後.於五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差伊部下台吉魏正等.恭請至聖大皇帝萬安.並問天使無恙.於五月初六日渡厄濟兒河.因馬駝未齊.候駐一日.於十八日.貝子阿拉布珠兒之父那哑爾麻木差伊所屬之寨桑趙武霸台吉諾爾木爾金.於我四人處各送馬二匹.舒哥等四人處各送馬一匹.曰.我頭目言.我子阿拉布珠兒蒙至聖大皇帝沛施恩澤.生計饒裕.不勝感激.欲往叩謝如天大皇帝闕下.並仰瞻金顏.奈路途迢遠.苦不能至.今聞得大皇帝頒發諭旨.欽命天使至此.不勝榮幸.特差我等前來.恭請至聖大皇帝萬安.問天使大人無恙.并送馬匹.我等言.爾那哑爾麻木感大皇帝深恩.特遣爾等前來.恭請大皇帝萬安.送我等馬匹.甚合禮儀.但我等係特差往爾汗處頒發諭旨.今尚在途中.爾汗已預備馬匹乘騎.此地並無用馬處.爾那哑爾麻木深感大皇帝厚澤.遣爾等前來請安送馬之處.我等回日奏聞大皇帝可也.將所送馬匹發還.二十日起程.行十日.於六月初一日.至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駐扎之馬奴托海切近地方.阿玉奇汗遣伊部下台吉并番僧等來迎導.至宿處安

置。至沿途阿玉奇汗部下台吉、喇嘛、番僧、及歸人阿玉奇汗之莽武特頭目。各率所屬人等。陳設筵宴。排列牲畜。遠來迎接。以及馬前跪獻食物者甚多。皆不勝欽敬。至下午。阿玉奇汗差伊侍近番僧格瓦等前來禀曰。明朝吉日。我汗恭請至聖大皇帝諭旨。並會天使。次早初二日捧旨前往土爾扈特國台吉番僧排列前導。俄羅斯國官兵隨後擁護。至阿玉奇汗幄帳切近。下馬交遞諭旨。阿玉奇汗跪接。北向恭請東土大皇帝萬安畢。我等宣旨曰。大皇帝諭旨問汗無恙。欲將爾姪貝子阿拉布珠兒發往使爾團聚。詢問俄羅斯國商人哈密薩兒。又將阿拉布珠兒之四人調來。正在料理。恰合朕意。爾竭誠特遣使薩穆坦等請安朝覲進貢前來。朕甚嘉念。於是特選厄魯特之舒哥米斯及我等前來頒發諭旨。並賜恩賞。阿玉奇汗不勝感謝。讓我等坐其右。作樂筵宴。阿玉奇汗恭請大皇帝萬壽。我等答曰。我大皇帝甲午年誕生。今年六十一歲。阿玉奇汗又問皇子幾位。我等答曰。現今已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常隨大皇帝射獵我等得見者共十六人。尚有幾位未出深宮。我等無由瞻仰。不得而知。阿玉奇汗問公主幾位。我等答曰。已經下嫁。我等所知者十數位。今宮壼中尚有幾位。亦不得而知。阿玉奇汗又問。聞得大皇帝每歲避暑行圍所係何地名。相去京師幾多遠近。於何時往返。我等答曰。我大皇帝避暑之處。名熱河。及喀喇河屯。離都城七八日路。每歲或四月盡或五月初起駕。立秋後哨鹿。完日九月間回鑾。阿玉奇汗問此地山川樹木林藪若何。我等言此地在長城邊外。有高山大川。水極甘美。林木茂盛。禽獸蕃息。阿玉氣汗又問。大皇帝處如何耕種。或待雨播種。可有水田否。我等答曰。我中國五穀及各種荳菽。無不栽種。亦有待雨水播種

者亦有水田。阿玉奇汗又問。大皇帝龍興之處。相隔都城幾多遠近。人烟多少。我等答曰。此處名盛京。自都城行二十餘日可至。彼處人烟稠密。設立五部衙門。建官管理。又安設三將軍彈壓地方。阿玉奇汗問、滿洲、蒙古大率相類。想起初必係同源。如何分而各異之處。大皇帝必已洞鑒。煩天使留意。回都時可奏知大皇帝。我所遣之人來時。將此原由懇乞降旨明示。我等答曰。我等留意回日奏聞。阿玉奇汗又問、滿洲何以有新舊名色。我等答曰。初在盛京時。扈從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人之子孫。俱稱舊滿洲。其在盛京邊界地方居住。後因我大皇帝遷居京師者。皆係新滿洲。阿玉奇汗又問、清文與蒙古字有同異否。原係何人創制流傳。我等答曰。清文與蒙古字大相懸異。我太祖皇帝始制十二字頭。太宗皇帝於字旁復增圈點。並諧音韻。於是千變萬化。其用無窮。至精至奧。阿玉奇汗又問、曩時聞得大皇帝國中有一平西王作亂。大皇帝勦除剪滅。係何年叛逆。尚有遺孽否。我等答曰。平西王受我大皇帝隆恩。念其少有微勞。封爲王爵。安置我中國西南隅雲南地方。安享榮華。尚不自足。辜負恩叛逆。我大皇帝赫然震怒。遣發禁旅。勦除剪滅。我中國法律、此等負國忘恩之人。斷不留其種類。此係癸丑年倡亂。平定以來。已四十餘年矣。我等向阿玉奇汗言。來時奉大皇帝諭旨。欲將貝子阿拉布珠兒遣回與爾完聚。若經由策旺拉布坦之路。第由拉布坦之路不睦。他托言伊西邊哈薩克國、哈拉哈兒叭國邀害阿拉布珠兒。亦未可定。不便由此路遣回。須由俄羅斯國行走。方可安妥。特命我等會同國王定議。回京奏聞。再將阿拉布珠兒遣回。阿玉奇汗曰。其父兄俱在。我一同商酌定議。再回覆天使。我等又向阿玉奇汗言。我等來已數年。幸平安至

此。已將諭旨交付國王。大事已畢。其阿拉布珠兒之事定議後。我等卽可起行。阿玉奇汗曰。諸。斷不敢久留天使。其往返迎送。阿玉奇汗皆將伊部下、并借來俄羅斯官兵齊集排列。放砲作樂。越一宿初四日、阿玉奇汗之妃達爾馬巴拉邀請作樂筵宴。請二新滿洲步射。莫不稱善。初五日。阿玉奇汗差伊侍近之異什來稟稱。聞天使內有善射者二人。我國王欲得一觀。如不棄請往。若倦則已。我等言有新滿洲二人不過能射而已。非善射者。爾國王欲觀。令其往射。於是噶扎爾圖及米邱二人攜上賜弓矢前往。阿玉奇汗邀其近前、列坐獻茶果。問二人年庚。指盤內歐梨曰。中國亦有此果否。噶扎爾圖答曰。中國有此果品。阿玉奇汗又問更有甚果品。噶扎爾圖言。中國果品最多。不可勝數。阿玉奇汗又問、天使原籍相隔都城幾多遠近。噶扎爾圖言。自京師乘馬行。三個月內可至。阿玉奇汗又問、彼處寒暑雨雪并山川林藪若何。噶扎爾圖言。我原籍地方。夏月不甚炎熱。冬月甚寒。雨雪不常。平素雪積二三尺許。雪大之年。有四五尺許深。山高峻險。林藪森密。溪河甚多。內黑龍江牛門河最大。阿玉奇汗又問、水之甘苦。噶扎爾圖言、河水甘美。雖洼處停潦之水。亦美無異。阿玉奇汗又問、河內出何等魚。山中有何等獸。噶扎爾圖言。河內所產之魚種類甚多。亦有鰉魚。大者有一二丈許。其索倫達呼爾人漁捕此魚進貢。山內有虎、豹、熊、狼、野猪、鹿、狍、堪達韓等獸。阿玉奇汗又問、可種田地否。居何廬舍。養何生畜。噶扎爾圖言。不種田地。以打牲射獵資生。無廬舍。似爾國游牧。止養馬匹。無他生畜。於是樹的射箭。阿玉奇汗稱善。噶扎爾圖言、我二人並非善射者。方隨衆學射耳。大皇帝處執勁弓善射者以萬計。阿玉奇汗借弓詳看。問曰。此弓角係牛角否。噶扎爾

圖言。我中國南方有種水牛。此係水牛角。阿玉奇汗又問、其牛身大幾許。是何顏色。噶扎爾圖言、我大皇帝曾差我往南方湖廣地方。因此得見。比旱牛稍大。其色似駝。阿玉奇汗又問、大皇帝所執弓式可得聞否。亦射鼓的否。中的若何。噶扎爾圖言、弓式大約相同。但擇上等佳角、樺皮製造。大皇帝不時射鼓的。十中八九。阿玉奇汗又問、中國漢人射箭否。出征所用器械等物曾帶來否。噶扎爾圖言、我中國有綠旗兵丁。皆漢人。駐扎各省。並嚴疆要地。頗多善射者。大皇帝常調取來京。令其勤習騎射。以勵人材。其行兵所需大砲、鳥鎗、弓箭器械等項甚多。我等此來。不便多帶。止攜有弓箭、別項器械俱未曾帶來。阿玉奇汗取看稱善。阿玉奇汗又問、天使原籍以外地方。尚有國度否。離海洋遠近。可曾度海否。噶扎爾圖言、我原籍地方以外。有必爾拉國、役大國。莫尼伊爾及鼓魯伊爾諸部落。我所不知部落尚多。俱與太皇帝每歲納貢。東海大洋。相隔我原籍有一月程。沿海一帶。曾往射獵。不曾過大洋。阿玉奇汗又問、聞得中國有屬國名朝鮮者。與大皇帝納貢否。天使可曾到彼國否。噶扎爾圖言、朝鮮國係我中國所屬。每年貢進方物。我不曾到其地。是日。原厄魯特國王鄂奇爾圖車臣汗之妻。係阿玉奇汗之妹。名多爾濟拉布坦。邀請作樂筵宴。初六日。阿玉奇汗之長子沙克都爾扎布邀請作樂筵宴。令其蒙古人相角抵。請二新滿洲射箭。衆觀之咸稱善。初七日。阿玉奇汗差伊侍近番僧阿拉穆占巴並格瓦及薩穆坦等前來曰。我國王差我等來稟天使。我國王常欲遣使。叩請大皇帝萬安。心中懸懸。因南路不通。所以數年相隔。未曾遣使。近日於俄羅斯國假道。特遣薩穆坦等前往請安進貢。蒙大皇帝隆恩。重加賞賜。不以俄羅斯國道路僻遠。復頒

諭旨.遣天使前來綸音下降.捧讀之下.不勝欣躍.中心愛戴.今我國王復欲遣使前往.其繕寫表章款式.我等外夷.不通中國禮儀.恐不合式.或繕寫表章具奏.或令使者到日口奏.與天使商酌定議而行.我等言.表奏口奏之處.還是國王自行裁酌.阿拉穆占巴等又曰.天使在薩拉托付地方耽擱情由.我國王令我等訴稟天使.聞得天使到俄羅斯國邊界薩拉托付地方信息.猶不的確.後得實信.遂即差魏正等前去迎接.從前使者凡自俄羅斯國來者.皆係俄羅斯國差人送至我國地方.其自我國去者.我國即差人送至俄羅斯國交付.此番天使來時.我以爲俄羅斯國仍照前差人送來.因此耽誤.後又向俄羅斯國借用船隻.往返差人往喀山地方去.以致遲滯日久.我等言、此係已往之事.今大事既畢.略有遲延.無甚大礙.阿拉穆占巴等又稟曰.戊寅年.阿拉布珠兒去時.我汗曾遣使厄里克格孫前往.請大皇帝萬安.進大青馬一匹.己卯年到京.聞得大皇帝厚賜恩賞遣還.不知何故未到.途中被何人謀害.至今無息.我等答曰.先年曾聞爾國遣使進貢.我等各有所司.且年久不知其詳.初十日.阿玉奇汗又請.於是前往.言及阿拉布珠兒之事.阿玉奇汗曰.將阿拉布珠兒作何遣回之處.大皇帝自有睿裁.南路斷不能來.如從俄羅斯國行走.必假道於察罕汗.方可.差人往察罕汗處去.必需時日.天使必至久待.今請天使先回.隨後差往察罕汗去.如允我遣使時.再行奏聞.阿玉奇汗又問曰、達賴喇嘛可遣使往來否.我等答曰.達賴喇嘛不時遣使.我等來時.途中又遇達賴喇嘛使者.阿玉奇汗又曰.今道路不通.我國人不能達至西藏.凡一切藥物.甚是難得.我於大皇帝懇求一切藥物.煩天使留意轉爲奏聞.我奏表內一並奏請至二位新滿

州天使最善射。幸得快覩。亦煩奏聞。我雖係外夷。然衣帽服式略與中國同。其俄羅斯國乃衣冠語言不同之國。難以相比。天使返旆時。察看俄羅斯國情形。凡目擊覩見者。須當留意奏知大皇帝。作何區處。悉聽大皇帝睿鑒。至遣使往來人數若多。恐彼憚煩。斷絕道途。我遂無路請安朝覲進貢矣。此等情由。煩天使留意奏聞。我恭請至聖大皇帝萬安。我係絕域遠夷。蒙大皇帝隆恩。感戴不盡。但願至聖大皇帝萬萬歲。將我此言。亦煩奏聞。十一日。阿玉奇汗並伊妃達爾馬巴拉、其子沙克都爾扎布車領敦多布、其妹多爾濟拉布坦、於我等八人處。各送馬一匹外。阿玉奇汗又通共送馬七十六匹。熏牛皮四百張。沙克都爾扎布又送馬七十二匹。熏牛皮二百張。我等言、我等奉大皇帝欽命前來。將諭旨交付。不但爾汗喜悅。我等亦喜之不盡。勝於諸物多矣。我等係遠行人。爾國固有預備馬匹供用。至俄羅斯國有察罕汗馬匹供用。其馬匹皮張。並無所用處。今爾汗感激大皇帝隆恩。以我等遠來。如此餽送。我等若毫不收受。恐或見怪。可將送我等乘騎各受一匹。其餘馬匹皮張。一槩璧辭。但將爾汗餽送之禮奏知大皇帝可也。來使回復。阿玉奇汗又復遣人懇乞曰。大皇帝不棄我汗。特遣天使遠來。我國並無佳物。此馬匹皮張。不過略表微誠。天使雖無所用處。可於途間變價盤費。懇切全收。我等言、此等餽送物件。我中國從無售鬻之理。若收受一二件。無異全領。於是將阿玉奇汗及達爾馬巴拉、沙克都爾扎布車領敦多布、多爾濟拉布坦所送馬匹。各受一騎。次日。阿玉奇汗以噶扎爾圖、米邱善射。亦各送馬一匹。收受。多爾濟拉布坦之女。卽沙克都爾扎布之妻。察罕薩木送我等馬各一匹。曰。我父鄂齊爾圖車臣汗在日。屢蒙至聖大皇帝眷愛洪

恩。近日我母多爾濟拉布坦感大皇帝從前大德。特遣使請安。復蒙大皇帝優加恩賚。又念我母舅阿玉奇汗。將阿拉布珠兒殊加恩恤。我等不勝感戴。天使此來。並無可送之物。各送駑馬一匹。並非佳物。略表微忱。念我父蒙大皇帝眷顧之恩。幸乞辱留。并懇將我情詞。轉爲奏聞。於是酌議收受。其所收馬匹。回至薩拉托付地方。俱賞給俄羅斯通事及護送兵丁訖。阿玉奇汗季子車領敦多布奏曰。我年童稚。恭請至聖大皇帝萬安。進鳥鎗一杆。鳥鎗已交付我使者。我無言可奏。但願如天大皇帝萬萬年。臨御天下。我在此朝暮於佛前潔誠禱祝。煩天使奏聞。於六月十四日返旆。阿玉奇汗遣伊台吉達顏桑爾追圖。率兵護送。俟渡厄濟兒河辭歸。於七月盡至喀山時。金飈薦爽。草木未凋。沿途山色。蒼黃丹碧。霜葉滿林。燦若霞綺。眞一幅畫圖也。

土爾扈特國王阿玉奇汗遊牧地方

在俄羅斯國界薩拉托付之東南。俱曠野。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即厄濟兒河環流。東面有宰河環流。南面有滕紀斯湖。厄濟兒河、宰河俱向南流。歸入滕紀斯湖。沿厄濟兒河。俱林木。有柞、楊、樺、叢柳。自薩拉托付以至阿玉奇汗所居馬駑托海地方。其間有三道塔爾笋河、三道胡班河。及塔爾渾並吳魯蘇屯之小河。俱向西流。歸入厄濟兒河。其河澤內產黃蓮、白蓮、蘆葦、蒲。其厄濟兒河之西岸。自薩拉托付以至滕紀斯湖。又有俄羅斯國屬之西喇喀穆什察里亥噶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漢諸八柏興。白城池柏興以至馬駑托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興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里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

所屬和邦卽莽武特之人居住。此種人不時擄掠俄羅斯國與土爾扈特兩國邊境人畜。詢阿玉奇汗遊牧地方之大小。據言、東西可行三十日。南北可行二十日。此地產龜蛇。蛇身如黑漆。於十一月初七日回至托波兒地方。値總管噶噶林往莫斯科窪城去。因等候。住托波兒地方。十二月五日。噶噶林到來。初七日。差伊所屬俄羅斯官拉里溫瓦什里玉赤來請。於是往見互敘寒溫。噶噶林曰、天使途中勞苦。凡馬匹供給曾有缺乏處否。似此長途。想天使必走過。我等答曰、途中一切供應。並無缺乏。亦不甚勞苦。去歲。我等自厄爾庫地方起程來時。沿途雖皆有山巒林藪。我等俱舟行不覺。自鴉班沁地方陸行。沿途皆林藪道路狹隘。泥濘處甚多。我中國並無此等地方。亦不曾見。我中國地方。南至南海。東至東海。西與西藏之西沙章汗接壤。此等地方。我國之人皆曾到過。惟沙章汗地方未到。在北則有爾國地方。我等初次到此。我中國並無似爾國地方者。噶噶林又問、天使至薩拉托付地方。因何不卽往阿玉奇汗處去。乃久住薩拉托付地方。又不知在阿玉奇汗處曾住幾日。我等答曰、阿玉奇汗在阿斯塔爾漢左近地方居住。卽欲到彼。因雪大難行。而阿玉奇汗迎接之人又未到。是以久住。後青草發出。阿玉奇汗遊牧至馬鬣托海地方。遣人迎接。始往。在阿玉奇汗地方住十四日。噶噶林曰、我在三皮提里普兒城內。曾見察罕汗。此城原係西費耶斯科國地方。我察罕汗征取修葺城池。隨我汗名字呼爲三皮提里普兒。此城修葺。勝於莫斯科窪城。我汗現在此城居住。今歲我汗與西費耶斯科國征戰。又擄獲船二十一隻。將軍一員。兵八百名。現今付蘭楚斯諸國俱相援西費耶斯科國。堅守城池。觀此數國之兵。人丁強健。法度

甚嚴。每遇敵必鏖戰。毫無退縮之意。其土爾扈特國之兵。並無紀律。遇敵交戰。望影卽放鎗射箭。較近但思逃竄。並無抗拒捍禦之能。倘若徼倖勝敵。惟貪取貨物而已。十年前。我汗曾借土爾扈特兵一萬隨征。將土爾扈特三千兵與西費耶斯科國兵三百人對敵。終不能取勝。曩時我國曾與圖里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搆兵。曾取其阿藻城。近日我國遣使往拱喀爾汗講和。永不興師。議定還其阿藻城。其阿藻城東北。盡入我國矣。噶噶林又問曰。中國大皇帝行兵所用器械。俱係何項。可得聞否。我等答曰。我中國所用火器砲銃。式樣甚多。弓矢刀鎗等項俱用。與敵人交戰。度其必中方點大砲。較近始放鎗射箭。至鏖戰時。俱用刀鎗。必以勝敵爲尙。稍有退縮者。卽於陣前梟示。雖陣亡之屍。法不容失。若有失落。定行治罪。軍法極其森嚴。噶噶林曰。我俄羅斯國。從前亦射箭。自從現在之汗莅事以來。廢棄二十餘年。我等向噶噶林言。爾察罕汗春秋幾年。承襲幾年。爾國歷有幾汗。至今共歷年若干。答曰。我汗今年四十一歲。歷事二十八年。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番瓦什里魚赤起。始稱汗。至今歷二十三代。共計三百五十餘載。至十三代汗。始征取喀山、托波兒、阿斯塔爾汗等處。今已一百六十年矣。我等向噶噶林言。我等奉差事竣。欲遣人前往馳奏大皇帝。在薩拉托付、喀山、黑林諾付三處。曾向護從官博爾科泥道及博爾科泥云。欲遣人之事。關係重大。我不敢當。至托波兒地方。我總管自有定奪。故不曾令我等前往。今總管旣到。我等欲卽刻遣人前往馳奏大皇帝。噶噶林曰。甚是。馳奏大皇帝事。屬緊要。理應作速前往。我察罕汗曾分付。作速送天使至中國去。不得遲慢。大部來文。亦有不可遲滯字等。我等何敢稽遲。十七日。噶噶林差俄羅斯官

拉里溫瓦什里王亦請余同納顏.前往相會.噶噶林曰.天使初降敝邑.我輩或心有不盡.禮有不週處.亦未可知.望乞天使海涵.中國人自古從未到我國地方.今幸遇天使前來.我等不勝歡忭.我等答曰.往返沿途供應諸項.並無缺悞.官兵各小心謹慎.我等毫無勞苦.皆由總管辦理得當之所致也.再我等向日但耳聞俄羅斯國地方.從未一到.今奉大皇帝欽命.經過爾國地方.得遇伊等.亦喜之不盡.噶噶林曰.我見察罕汗時.曾問天使行止.我將天使等皆知識高明.曾言汗如欲相會.我等卽往會之處告訴.我汗又問、大部可有印文來否.我稟云.不曾有文書.我汗言、今現有干戈之事.在西費耶斯科邊界地方駐扎.欲會天使.意雖殷篤.但無大部文書.所以不敢驚動天使.若大部有文書到來.我雖駐扎遠地.任有大事.必請天使相會矣.噶噶林又向我等曰.我差官兵直送天使至京師.將此護送官兵.萬望一同偕行.不阻邊疆是感.我亦移會大部.其文書業付護送官兵前往.護送官兵.可到彼時令其待後遣護送官兵到日同回可也.至天使前往.沿途一切馬匹供用等項.我皆辦理完備.斷不敢悞.十二月二十二日.撥給驛馬拖床.派出護送官兵.余同納顏各帶跟役二名.自托波兒起行.越七宿.於二十九日.至塔喇斯科地方.

塔喇斯科

在托波兒之西南.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厄爾齊斯河來自東南.向西北而流.塔喇河來自東南.於塔喇斯科相對地方歸入厄爾齊斯河.沿途地平坦.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薁.沿厄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間有田畝.厄爾齊斯河之南岸有廬舍.居千餘戶.俄羅斯與塔塔拉雜處.天主堂六座.

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五百名．

五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起程．越十四日．於十五日至托穆斯科地方．沿途俱是歸附俄羅斯之珞塔拉並巴爾巴忒之野人居住．此處哈薩克國、哈拉哈兒叭國、策旺拉布坦．皆與俄羅斯國連界．居人稀少．俱食雪．

托穆斯科

在塔喇斯科之東南．相去二千五百餘里．鄂布河從托穆斯科二百里外來．自東南向西北而流．俄羅斯呼為鄂布河．其巴爾巴忒人呼為牙巴里河．托穆河來自東南．由西面遶過柏興．向西北而流．至百里外．歸入鄂布河．自塔喇斯科三百里內．皆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薁．俱俄羅斯居住．間有田畝．從此至鄂布河．沿途地甚平坦．惟樺木片片叢生甚稀．生蘆荻處甚多．有水澤．無溪澗．此處塔塔拉與巴爾巴忒兩種人雜處．夏秋則飲澤中及低窪處潦水．冬春則食雪冰．俄羅斯、哈薩克國、哈拉哈兒叭國、策旺拉布坦四國連界接壤．此處所居塔塔拉並巴爾巴忒人．與俄羅斯策旺拉布坦兩國．皆納賦．不時被哈薩克國人侵奪擄掠．自鄂布河以至托穆斯科．沿途皆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薁．鄂羅斯與塔塔拉之人．間有田畝．托穆河東岸有廬舍．居千餘戶．俄羅斯與塔塔拉、並貨通及克爾紀斯厄魯特各種人雜處．柏興左近地方田畝甚多．天主堂十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五百名．

自托穆斯科往伊聶謝來．向東北行．其間一千六百餘里．其楚里穆河．自麻科佛斯科山內發源．向西南

歸入鄂布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果松、樺、楊、叢柳、櫻、薁、刺玫。托穆斯科百里以內。有小柏興四五處。俱俄羅斯間有田畝。楚里穆河岸林藪內。皆係塔塔拉人。散處甚稀。捕灰鼠、銀鼠、狐狸納貢。伊聶謝二百里以內皆山林。有小柏興六七處。俱俄羅斯間有田畝。越十五宿至伊聶謝柏興。候辦驛馬供給。止二宿。於二月初四日起程。又行十日至伊里穆城。

伊里穆城

在伊聶謝之東南。相去二千餘里。沿途俱山林。有嶺。亦由通古斯河舟行。陸路亦通。伊里穆城似柏興。四面皆山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叢柳、櫻、薁。其伊里穆河來自東北。環流伊里穆城。歸入通古斯河。伊里穆河北岸有廬舍。居二百餘戶。俱俄羅斯。有天主堂二座。設管轄柏興頭目一員。駐兵二百名。自伊里穆城往厄爾庫城。向東南行。其間千有餘里。沿途皆山林。有嶺。亦由昂噶拉河舟行。陸路亦可行。

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京師。往暢春園陛見。將奉差往返諸事面奏。上大悅。深加褒獎。俯降溫綸。頒賜御膳。具奏疏曰。爲欽奉上諭事。臣等於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自京師起程。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俄羅斯國邊界楚庫柏興地方。管理柏興之俄羅斯頭目衣宛薩委翅。聞得中國至聖大皇帝欽差天使。卽撥官兵船隻迎接。至柏興地方。諭旨前排列兵丁數隊。導引至公署。安歇。俄羅斯頭目言兩國和議年久。我國人不時前往中國。沾至聖大皇帝深恩。天使前來。理應卽使送往。但天使此來。業已往報察罕汗。回信未至。難於起程。暫請少待。於是臣等住楚庫柏興地方候察罕汗信。到五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察

罕汗文到厄爾庫城。差俄羅斯官溫多里臥番那非翅前來迎接。問其來官。答曰。蒙我頭目差遣。命我謹愼款待迎接至聖大皇帝天使。來文我不曾見。其中情由不得而知。臣等於正月十二日。自楚庫柏興起程。行十日。於本月二十五日至厄爾庫城。其頭目費多爾衣番訥翅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迎接。本日卽欲起程。費多爾衣番訥翅言。只令我迎接天使至此居住。待托波兒差官迎接到日。方可起程。二月二十日。由托波兒特差官博兒科泥册班訥非翅前來。臣等卽欲起程。博兒科泥曰。今陸路泥陷難行。人烟斷絕。馬匹不能繼續。我總管吩咐將天使大人由水路接來。於是臣等候昂噶拉河冰解釋。於五月初四日自厄爾庫城起程。途行三個月。於七月初四日至托波兒地方。噶噶林馬提飛費多里玉翅排兵列幟。迎接諭旨。前排列兵丁數對導引。官員護從。送至公署安歇。噶噶林相見。卽持臣等手。恭請至聖大皇帝萬安畢。盛稱兩國相議之後。我國人屢蒙大皇帝隆恩。不勝感戴。款待極其欽敬。至沿途所過城堡官員迎接。亦皆排兵列幟。鳴炮放鎗鼓吹。不勝欽奉。所至地方。縉紳耆老。莫不進獻食物。瞻仰叩謁。皆向臣等稱頌至聖大皇帝仁恩盛德。臣等伏以俄羅斯國。乃西北遐陬荒裔。自古未通中國。史籍所不載。中國人。未曾一至其地。我皇上文德覃敷。神威丕顯。恢宏八極。撫乂萬邦。俄羅斯始通中國。自未定邊界之前。數十年來。深仁厚惠。淪浹已久。屢洽以仁德。俾沾實惠。俄羅斯舉國皆傾心向化。噶噶林不勝欣感。遂卽撥給船隻。增添官兵。令作速送至阿玉奇汗處。謹愼款待。一倂同回。臣等於七月十二日。自托波兒起程。途行四月有餘。十一月十六日至俄羅斯、士爾扈特兩國交界之薩拉托付地方。因雪暫止其地。五十

三年四月初五日。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差部下台吉魏正等迎接。至俄羅斯國之薩拉托付地方。臣於五月十六日渡厄濟兒河。二十日起程。沿途經過地方。阿玉奇汗部下台吉番僧、及投入阿玉奇汗之莽武特頭目各率所屬人等。排列牲畜迎送筵宴。馬前跪獻食物。皆不勝欽敬。途行十日。於六月初一日至阿玉奇汗駐扎之馬駑托海地方。阿玉奇汗遣部下番僧台吉寨桑等迎接。導至公署。下午。阿玉奇汗差番僧格瓦等前來稟稱。明日吉辰。恭請大皇帝諭旨。次日。臣等捧旨前往。土爾扈特國台吉番僧前導。俄羅斯國官兵隨後擁護。至阿玉奇汗帳幄前下馬。交付諭旨。阿玉奇汗跪接。恭請東土大皇帝萬安畢。作樂筵宴。排列部下及俄羅斯國借來官兵。放炮迎送。臣等伏以皇帝德並乾坤。明同日月。山陬海澨。俱登袵席之安。絕塞窮荒。共享生成之福。興滅繼絕。濟困扶危。凡玆綏緝遠藩。聖恩眞同高厚。是以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聞知。不勝感激。竭盡悃誠。遣使修貢。皇上仁恩廣布。霈澤周行。遣臣等頒發諭旨。並賜恩賞。阿玉奇汗愈不禁欣感之至。上言、臣生長外國。負遠天都。竊惟皇帝至聖至明。德猷宣著。傾就日之誠。欲覲天顏。而身不能至。展朝天之款。遣使入覲。而道路難通。中心怏怏。寤寐不安。近日從俄羅斯國察罕汗假道。竭誠遣使請安。以土毛微物。虔修進貢。復蒙至聖大皇帝不棄。曲加優賜。深荷寵耀。不以俄羅斯國僻遠。欽命天使。頒發諭旨。舉國增輝。山川生色。捧讀之餘。不勝欣躍。五內融化。臣幸屬籍中華。得蒙如天大皇帝恩寵。山高海深。天覆地載。惟願至聖大皇帝萬萬歲。虔誠禱祝而已。此外更無他語。臣等在阿玉奇汗地方住十四日。筵宴四次。餽送馬匹。臣等於六月十四日起程。恭惟我皇上德合天地。道秉中和。仁

風翔溢乎垓埏。教澤覃敷於遐邇。闢千萬年聲教未及之疆土。服從古來法令不至之人心。神武丕昭而版圖會廓。聖恩遠播而藩服欽崇。四海而遙。六合以內。凡懷德畏威諸國。莫不梯山航海。羅拜彤廷。舉含生戴髮之倫。悉皆納貢獻琛。爭來重譯。此皆我皇上至德浩蕩。遠超萬古。神功高邁。獨冠百王。是以致此郅隆之治。極盛之時也。臣等生際昇平。幸叨預賞。絕域之鉅典。仰賴至聖大皇帝威福。經歷諸國。皆以臣等中華天使。畏服欽敬。臣等咸獲莫大之榮。罔知所措。曷勝踴躍欣忭之至。謹具奏疏。及沿途山川形勢。恭繕黃册與圖。進呈御覽。爲此謹奏請旨。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册圖留覽。奉差前往之時。家君年已六十有九。往返三載餘。以聲還都。蒙聖恩闔門清泰。歡欣團聚。夏四月初旬。仰感聖主再造之恩。生全之德。懇請隨駕避暑效力。前往熱河。値征勦逆寇策旺拉布坦有事之際。兵部臣不以余愚蒙庸劣。具疏題請擬補兵部員外郎。辦理軍務。屢次入直內庭。及陛見奏對。咸沐不次之獎諭。獲格外之恩綸。又特旨差往俄羅斯國界二次。爲夏六月。因大兵四路進勦逆寇。令余曉諭俄羅斯國。特旨遣往。余至楚庫柏興地方。遣書於俄羅斯國總管噶噶林馬提飛。其詞曰。中華至聖大皇帝使臣賜內閣侍讀品級圖理琛致書於[illegible]西畢爾斯科地方噶噶林馬提飛費多爾魚翅。別來無恙。余奉大聖皇帝欽命遣往土爾扈特國阿玉奇汗之時。經過爾國地方。二載餘。沿途供給。極其豐裕。役馬舟車。並無貽悞。至托波兒時。爾輸誠竭敬。列幟排兵。致迎迓之禮。邀請筵宴。殫地主之誠。及所歷城堡頭目官員。皆排列迎送。甚屬欽敬。遣官兵以遠迎至阿玉奇汗而護送。特令伊番薩費翅率領兵丁送至京師。爾之恭敬恪篤。盡禮合儀。諸懿行。余回

都俱奏聞至聖大皇帝。謂爾國與厄魯特人迥異。秉心誠實。係禮義之邦。我至聖大皇帝深爲嘉悅。特敕理藩院。其前來護送伊番薩費翅及官兵抵都時。一切供給。皆從優裕。復賜恩賞。伊番薩費翅等俱無恙。勿容顧慮。務令其安泰而回。今因公務。復臨爾境。自別後倏忽一載。想念殊深。不能面敍。特致書存問。曩者。策旺拉布坦不時遣使入覲。進貢方物。我大皇帝亦甚加憐恤。屢頒恩賞。通使往來。已有年矣。我大皇帝至仁性成。臨御萬方。凡有血氣者。皆欲使享昇平。勦滅噶爾丹之後。其準噶爾部落人民。應屬我國。我大皇帝明知不納。聽其在彼。以遂其生計。但欲率土人民。各獲生全。同享雍熙。雖洞悉策旺拉布坦勢力凋敝。窮迫已極。我大皇帝不忍征伐。豢育至今。其策旺拉布坦賦性奸僞。背恩寡信。率土之國。無不知者。蓋其天性使然。終莫能悛。即今言之。爾國之塔喇斯科及托穆斯科邊陲地方居住之巴爾巴忒。並塔塔拉人等。歸附爾國已久。彼猶勒取貢物。其已歸爾國之貨通人等。彼復屢次遣使索取。又邀奪爾國貿易之人。羈留數月。其後得脫往我國之西寧貿易。回時不敢往策旺拉布坦路行走。請路于我國。乃遣人特送至楚庫地方。至于鹽場屯兵。狂悖妄舉諸事。其不道無知。昭然可見矣。近者。策旺拉布坦不自量力。不度其醜類。罹灰燼之禍。乃敢潛遣賊衆。侵我邊隅回子所居之哈密地方。伊所遣二千厄魯特人。爲我國八百漢兵數名狪子擊敗。三四次竄。我國封疆大吏將此事奏聞。我大皇帝特旨。酌調邊兵。幷派喀爾喀兵。現今聲罪致討。如策旺拉布坦部下有流竄逃亡者。令爾邊境之人即行收納。我國並不討取。雖經大部移會。而兩國和議交好有年。與子得以相識。其西畢爾斯科地方事務。俱係爾統轄。諸事得以專主。我

所深知者。其收納策旺拉布坦逃亡之事。當深爲留意。今奉命之便。將我大皇帝至聖至仁。率土生靈。咸欲置之衽席。斷不興無名之師。不伐無罪之國。今不得已聲其罪。而遣旅致討。特致書悉焉。茲因鱗鴻之便。用展眷慕之懷。遺幣四端。

朔方備乘札記

李文田撰

中華書局

此據靈鶼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朔方備乘札記

朔方備乘札記

清　順德李文田撰

卷十五

尼布楚卽林木中百姓孜。○於是自失必兒等種以南。

失必兒、卽鮮卑二字之對音。今俄羅斯錫伯利卽此失必兒之對音也。

至乞兒吉思、卽吉利吉思。

卷十六

原文作萬乞兒吉思。萬乞卽靺鞨及勿吉之對音。此處脫萬字。而以爲吉利吉思。非也。

波蘭路總載。○西北界寒牙里。

寒牙里卽控噶爾。

卷二十四

額爾古納河。○一曰臚朐河。

一曰龍居河。一曰班朱納海。見元史速不台傳。一曰巴渚納海子。見元祕史。

一曰陸局河。

見西游記。

有孫可勒河.亦曰僧庫勒河.卽僧庫爾河也.
元祕史之桑沽兒河.卽此對音.
一作闊灤海子.
元祕史作闊連海子.
鄂爾順河.
元祕史作兀兒失温河.卽鄂爾順對音.
卽古捕魚兒海.
見元祕史.
呼倫貝爾城總管.
當云因地名設總管.
又西南流百餘里.
喀爾喀河.
又西分爲二支.
喀爾喀河.
又西流與北一支復合.

喀爾喀河。

又西流、

喀爾喀河。

又西南。

喀爾喀河。

又西。

喀爾喀河。

又西。

喀爾喀河。

折西北流。

喀爾喀河。

又西北百餘里。

喀爾喀河。

又西北二百里。

喀爾喀河。

其支河七。曰阿母巴哈爾渾。

　即阿母巴哈兒渾。

曰伊闌色模。

　即衣藍塞漠。

曰喀爾札布魯克圖。

　即噶兒查布魯克圖。

曰訶爾訶齊。

　即活爾活。

曰呼魯思泰。

　即呼魯思太。

曰喀爾喀。

　即提綱之喀爾喀。

黑龍江。○又東南齊母爾喀河自南來。

　元祕史、作乞沐兒合河。

色楞格河。○復從鄂模西北溢爲昂噶拉河。

元史之昂可剌河其上流卽色楞格河。

鄂爾坤河。○東南流曰姑洛河。

輟耕錄曰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剌。曰薛靈哥。按薛靈哥卽色楞格河。其虎忽剌卽姑洛之對音。

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

明鄭大郁四夷攷曰和甯卽哈剌禾林元初建都於此。名元昌路。

哈拉河上源、曰通克拉河。

元祕史、統格黎河卽此通克拉河。

東北自阿卽肯特山之西麓。

阿卽二字似衍。 再攷之下頁。楚庫河亦出阿卽格肯特山。卽此山也。此二字非衍。 又攷土拉河源所出水道提綱謂一源出於小肯忒山。然則阿卽格者小也。

楚庫河。○又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之。

元祕史、作勤勒豁河。

克穆河。○又西哈爾吉河入之。

元史速不台傳、癸未年奏請討欽察.引兵繞寬田吉斯海轉至太和嶺.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方聚於不租河.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所云阿里吉河.卽此哈爾吉河也.

經扎薩克圖汗部所屬烏梁海一佐領境.

明鄭大郁四夷攷圖說曰.自和甯北行三千里.名阿只里海子.自此又行五百餘里.至欠欠州.乞里吉里田地.又北行千里大澤云.

卷二十八

俄羅斯奉天主教之始.○大將繃標（原注一作潘沛）.往剿.

志略西班牙國篇云.其地爲加爾達額人所據.漢初意大里大將奔彪帥師征服之.奔彪卽繃標.

唐初回回教之摩哈默、與於阿剌伯.

摩哈默卽舊唐書大食國之摩訶末也.

卷三十

烏孫部族攷.○最奉佛.

此說誤.

奉者天主.

此說是。

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

今博克達山。

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

此似指木素爾嶺。

卷三十一

匈奴傳○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

今河套內阿拉善旗。

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

呼韓二字。其音近可汗。當卽可汗稱號之始。

鮮卑傳()別依鮮卑山。

今興安嶺。

柔然傳○於是自號邱豆代可汗。

可汗二字。與漢書之呼韓對音。

投嚈噠。

嚈噠。即元史之按苔。謂交友也。即友邦之義。

高車傳。○有突越失國。

突越失即突騎施對音。

奄蔡傳。○西與大秦接。

今土耳其。既云西與大秦接。是時大秦全有今土耳其地。則北臨大澤。決爲裏海可知。

臨大澤無涯。蓋即北海也。

此今黑海。

烏洛侯傳。○其國西北有貎水。秋濤案北史作完水。

北史作完水是也。此必由完譌兒。由兒又譌貎。

卷三十二

突厥傳。○菴邏降。居獨洛水。

獨洛水即土拉河之對音。

頡利以什鉢苾爲突利可汗。

什鉢苾即上文之室鉢苾。乃始畢可汗吐吉之子也。

伊吾城。

今哈密.
靈州.
今靈夏.
竄金山之北.
今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
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
狼山卽漢狼居胥山.
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今河套之北.
戰獨樂河.
獨樂河卽獨洛水今之土拉河也.
拔悉密今在北庭.
唐北庭都護府在今濟木薩之北.
西突厥傳○其國居烏孫之故地.
今伊犂.

西至雷翥海.

今鹹海.

東至金山.

今阿勒坦山.

西臨西海

今裏海.

遂與北突厥爲敵.

今俄羅斯.

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

龜茲今庫車.

西拒波斯.

今白西.

南接罽賓.

今克什米爾.

及移庭於石國北千里.

今塔什罕.

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

伊列今伊犂.

突騎施傳○突騎施烏質勒者.

突騎施卽度爾格、及土耳其之對音.

初隸在斛瑟羅下.

瀛環志略云土耳其西土古希臘十二國之地.希臘卽瑟羅之對音.然則斛瑟羅卽希臘也.

常屯聚碎葉西北界.

志略云土耳其東界黑海.然則碎葉川似卽黑海.

鐵勒傳○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

鐵勒卽韃靼之聲轉.宋人稱元人爲韃靼.元人自稱曰達達.似卽此二字.

伊吾以西.

哈密.

焉耆之北.

喀喇沙爾.

金山西南.
　阿勒坦山.
薛延陀傳○東韎鞨.
　今盛京.
北俱倫水.
　今枯倫湖.
獨邏水.
　今土拉河.
西金山.
　阿勒坦山.
經臘河.
　今土拉河.
度諸眞水.
　今鄂勒昆河.
大漢傳、○劍海蓋卽劍水所瀦之泊也.

劍海當卽元史之謙河及欠河也。劍謙欠皆對音字也。

結骨傳〇當在今阿勒坦山之北。

阿勒坦山卽唐之金山。

大食傳〇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

以唐書所謂大食國攷之。元以後之地名。蓋卽今西人所稱阿剌伯也。　瀛環志略云。阿剌伯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西抵勒爾西海。亦稱紅海。產名馬。駝尤良。

有波斯牧駝胡人於俱紛摩地那之山。糾衆起兵。

俱紛、當卽阿非利加也。阿非卽俱紛對音也。摩地那。志略作麥地拏。明史稾作默德那。　瀛環志略卷三。波斯西界東土耳其。南抵阿勒富海。與阿剌伯毘連。唐初回教興於阿剌伯。波斯與之鄰國。爲所奪。由是爲回回大部。　又曰。唐初阿剌伯人摩哈麥創立回教。因起兵攻阿剌伯。奪其國。時波斯衰弱。爲摩哈麥所兼并。

其姓大食氏。名瞰密莫末膩。

瞰密、卽馬哈默。亦卽穆罕默德。末膩卽牟尼。亦卽末尼。此卽天主教之祖也。末尼蓋教主之稱。猶曰和尚耳。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設摩尼寺。摩尼卽末膩對音。

土多沙石。不堪耕種。

志略云。阿剌伯中央皆戈壁。

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麪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

志略云。摩哈麥據阿剌伯全土。嘗翦滅波斯。荐食羅馬。據阿非之北境。裂甌羅之西垂云云。然則唐書所云波斯。是今波斯。拂菻今土耳其、法蘭西也。云南侵婆羅門、今西人以意大利國爲古之羅馬故都也。是西人羅馬二字。即唐代羅門二字之對音。　志略又云。唐初。摩哈麥興回教於阿剌伯。阿非利加之厄日多。與之接壤。遂爲所奪云云。此即唐書所謂南侵婆羅門者也。唐人所謂婆羅門。即今西人之阿非利加洲。

東與突騎施相接焉。

突騎施其國。在西突厥之西。即職方外紀之度爾格。今西人所謂土耳其也。度與土即突字對音。格與其即騎字對音矣。

其奚深後有摩訶末者。

摩訶末即馬哈默。亦即穆罕默德。此與噉密莫是一人。非兩人。但譯字不同。而修舊唐書者不悟耳。故以爲又一說也。

彙剋夏臘。

夏臘即希臘。

有呼羅珊木粗人並波悉林舉義兵應者。

土耳其之北。卽俄羅斯地。此呼羅珊三字。當卽俄羅斯三字之對音。其又云木粗者。似卽阿母河。母與木同音。粗與楚同音。西域以河爲楚也。若今布曇楚河卽佛書縛芻河是其證也。

生擒末換殺之。

志略云。摩哈麥後爲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卒乃納貢於土耳其。卽此擒末換之事。

大食盛時。併石國、康國。直接堅昆。

案食石同音。蓋其來中國自稱大石。而譯者書石爲食。故與石國爲二。在彼國中。祇有阿剌伯之名而已。今西人並無稱唐時大食國者。以此也。然唐時安史之亂。汾陽實藉黑衣大食之力以收兩都。其烜赫如此。不應西人不知其所以不知大食國者。以中國所謂大食卽大石。而西人所謂阿剌伯卽石國故也。元初、尚有大石國耶律純□當遼亡西走。卽於大石立國。謂之西遼。此亦大食卽石國之證。蓋阿剌伯滅石國而來中土。遂冒其名。自稱大石國。而譯者書作大食耳。許克勤按。純下原空一字。疑當作達實。耶律達實一作大石。見歷代統系錄。

卷三十三

乃蠻部傳○也兒的石河。

今額爾齊斯河。

阿速傳。〇至孛子八里城。

孛子八里。即別失八里。

報達傳。〇報達國。即唐波斯國也。

案元祕史云。拙赤得了兀籠格、赤城揤兒、馬罕等三人。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巴塔二字即報達對音。故劉郁西使記以此稱曰報達國。然則報達兼有今之波斯、阿里伯。

卷三十四

元諸王朮赤傳。

元史一百十七。

元諸王旭烈兀傳。〇自此而西伐木剌奚國。秋濤案。即木乃兮國。今之布哈爾國地。

元祕史、太祖命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合兒城。即布哈爾之對音也。

又西破阿剌汀國。

阿剌汀、即波斯國王之名。非國名也。元史太祖紀曰。十七年西域主札拉丁出奔。與密里汗合。帝自將擊之。擒密里。札拉丁遁去。

又取賓鐵國。

賓鐵、即西遼。蓋遼初起時。以賓鐵喻其堅。其地在東方。遼亡。耶律大石西奔尋思干。即今撒馬兒罕地

也仍襲遼號置河中府及元太祖滅西遼已隸版圖此云取者當是再叛再討耳

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

忽里模子今作忽魯謨斯卽俾路芝也

元諸王土哇傳○土哇遣其子寬闍來賀聖誕節

寬闍博爾忽傳作款徹

元諸王脫忽傳○葉兒的石河卽今之額爾齊斯河

此說是

元太祖自西域班師於葉兒的石河過夏

說本元祕史

次年乃歸土拉河地在金山之北

此說非

案願船以土拉河有二其說娓娓可聽以予攷之則非也試以元祕史證之祕史卷二云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黑林子裏住此土拉河爲王罕所居卽今圖拉河發源喀爾喀忒勒兒嶺者也祕史卷十三云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是由額爾齊斯河行八個月後始回和林舊營則非俄羅斯地且前後之土拉河皆有黑林二字黑林卽和林本王罕舊

居時已有此號也安得有兩土拉河乎

昔里吉之劫北平王也

北平王名那木罕

卷三十五

元博爾忽月赤察兒傳○博爾忽

祕史謂之孛羅忽勒征禿馬惕之役爲其截殺

吐麻部主都剌莎合兒既附而叛

吐麻部、卽今之土默特也元祕史謂之禿馬惕　都剌莎合兒、祕史作歹都禿勒

元速不台傳

元祕史、作速别額台

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

蟾河、卽元祕史之勤勒豁河對音今齊蘭河、亦其對音也然則欽察在今恰克圖北耳

其主滅里委國而去

滅里、卽上文蔑里乞部之對音非部主之名也其部主名脫黑脫阿見元祕史

𣝔至太和嶺鑿石開道

元祕史、太祖命朶兒伯朶征禿馬惕種朶兒伯朶於先行把路截殺孛羅忽勒處處張聲勢卻從忽剌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每人又帶錛斧鋸鑿將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云云此似即太和嶺事

又至阿里吉河

阿里吉河、似卽哈爾吉河其下流入克穆河見本書色楞格河源流攷

元曷思麥里傳〇與其主札剌丁戰於月亦心揭赤之地

元祕史、征札剌丁時太祖於玉龍傑赤下營此月亦心揭赤、卽玉龍傑赤地無可致疑也亦心乃戀字之誤分可見明人作元史之粗疏

既而憨顏城亦下。

今安集延是其對音

及阿速部

今哈薩克

令領奧魯事

元祕史、成吉思與塔塔兒四種對陣戰勝了遂至兀勒灰河并四種奧魯擄盡則奧魯似是白韃韃

元土土哈傳〇其主火都秋濤按一作霍都奔欽察

速不台傳、作霍都。

尋敗之於斡歡河。

歡字蓋難之誤。

敗諸兀魯灰。

兀魯灰、元祕史五卷有兀勒灰河。七卷作浯泐灰河。故塔塔兒地也。

卷三十六

郎坦傳。○賀蘭山。

賀蘭山、即今阿拉善旗之本音。

卷三十七

俄羅斯互市雜記。○入海船而載至中國。計無不朽敗者。通市之在陸而不由海。職是故也。

此語殊不的確。蓋陸運近便故不勞海運也。

通市在陸而不在海。蓋列聖隱寓防維界畫之意。績谿程秉釗庶常說。

卷三十九

俄羅斯國進呈書籍總目。○第六十一號、平定空谷爾國方略二本。

此即控噶爾國也。

第百三十三號、莫斯廓瓦南都誌一本。

明艾儒略職方外紀不列俄羅斯。而有莫斯哥未亞國者。蓋莫斯廓瓦爲俄羅斯舊都故也。

卷四十

俄國鄰紅孩兒。○此言俄羅斯之鄰國有紅孩兒。卽控噶爾。乃士耳其之別名也。

控噶爾卽紅孩兒。此在俄羅斯進呈書籍有之。非土耳其。

海國聞見錄。語多可采。○民呀國。

此書云民呀者。孟加拉之對音。乃印度一小地方。是時英吉利已據孟加拉。其種類已坌集於此。故反以孟加拉爲印度之總名也。印度之東。卽緬甸、暹羅等國。

民呀之北接哪嗎。

哪嗎本意大里亞古名。此以印度之地稱羅馬者。當是明萬歷後、意大里及荷蘭等國已竊穴於此。直至國朝以後、英、佛遂亦盤踞之。此所以有哪嗎之埔頭也。

曰網買。

網買卽孟買。

南接那嗎。

那嗎卽意大里亞本國之地。

俄國爭北印度。○阿付顏尼。

即阿富罕。

木哈臘。

即孟加拉。

那波利稔攻俄國。○都耳基。

即土耳其。

破魯斯。

即普魯士。

阿里曼。

即日耳曼。

綏林、那威二國與俄國交涉事略。○都魯機。

即土耳其。

卷四十二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入城觀甸城碑記。

元代以漠北爲甸。故曰甸城。長春西遊記稱曰白骨甸。

其所居地名土辣必喇。此見六月初九日注。
土辣必喇者。土拉河也。蒙古語謂河曰必拉。

卷四十三

柏海兒湖○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爾古西穆河。自東南流入。
元祕史、脫黑脫阿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地面巴兒忽眞既在色楞格河下流。當卽巴爾古西穆河上之岸也。

狄穆演斯科○空科爾汗。
此空科爾、卽匈牙利國。又卽七十一間見記之控噶爾國。又卽俄國進呈書籍中之平定空谷爾方略者也。

托波兒○有一種人。俄名之曰搭搭拉。原係庫程汗之人。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苦先耶律希亮傳。亦到苦先語。解改庫克新皆蒙古黑韃靼族。庫克新卽庫程之對音也。元祕史、稱元太祖亦曰韃韃乃蠻云莫不是達達子的氣運來了。是元亦韃靼。不獨太祖所征之塔塔兒而已也。

齊爾給斯等打牲人。
齊爾給斯亦作克爾給斯。此部以額爾齊斯河得名。亦名額爾齊斯城者是也。

卷四十四

費耶爾和士爾斯科佛落克嶺。〇自嶺東流出者。謂之士拉河。

此士拉河。在俄羅斯境。入額爾齊斯河。與蒙古之士拉河入鄂勒昆河者、同名而異地。

卷四十五

龍沙紀略方隅。〇元入中土。沿腦温江、黑龍江置驛。歲與察罕汗通問慰。江岸殘址。猶有存者。其王都曰脫博斯奇城。近邊曰泥撲處城。秋濤謹按。即尼布楚城。色楞額城。尼爾苦斯城。尼爾苦斯有總管駐守。入通市者皆泥撲處人。

明神宗萬歷時。俄方得西皮里半地。又明末造、方全有西皮里。然則當元時。又安得在嫩江與俄人通問慰。於泥布楚通商乎。誤矣。區鍔良誌

卷五十二

俄羅斯盟聘記。〇莫斯克窪斯科其新都也。

案俄國志略。宋嘉定間。元太祖命其子拖雷等滅俄羅斯。仍立一人爲主。是時所都。卽今莫斯科窪也。並無北海之說。此默深之想當然語也。職方外紀、稱俄國曰莫哥斯未亞。此卽明萬歷間都城未改之證。乾隆中、圖理琛撰異域錄。亦云其都在莫斯科窪。則自元至國朝未有改也。其遷彼得羅堡。則乾隆中葉以後事耳。新都二字不確。

然自準噶爾爲中國所滅。俄羅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載無邊患。

彼自與歐洲各國戰無虛日。非畏我也。和我爾。

士爾扈特、方恨其上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愬告中國也。皆貶察罕而張控葛。謂控葛爾汗國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察罕汗幾爲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八溟。而中國搢紳亦輒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哉。

貶察罕而張控葛之說則是。但謂控葛爾國語屬荒唐。則殊不然。徐松龕、魏默深、何願船三君子。均不詳攷匈牙利本末耳。三君子之書。皆往往談及匈牙利國之事。匈牙利卽控噶爾對音也。以子之矛擊子之盾何如。

徐繼畬以控噶爾爲士爾其國都城之名。

亦非也。

卷五十四

元代北方疆域攷上。○由布罕川必里罕城追之。所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爲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進。至則蔑里已逃入海。盡獲金寶以獻。癸未。速不台奏請討欽察。許之。遂引兵繞寬田吉斯海展轉至太和嶺。元史太和嶺有二。一在開平。一在欽察。鑿石開道。出其不意。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哈爾方聚於布租河。

必里罕城、似卽長春西游記之阿不罕山。所歷無水之地。卽西游記白骨甸。所謂古戰場。凡疲兵至此

十無一還之死地。乃滿大勢亦敗於是者也。度川者、度今額爾齊斯河也。逃入海者、今鹹海即唐代雷翥海也。寬田吉斯海者、大滕紀斯海則今裏海也。太和嶺者、今俄羅斯之佛落克嶺。布租河者、今俄羅斯托波爾河。出佛落克嶺東流入額爾齊斯河。此爲欽察地也。阿里吉河者、俄國志略之卡爾戛河。異域錄之佛兒格河。其水西流入滕紀斯湖者也。此爲阿速部地也。

至阿速滅怯思城。

俄國志略。成吉思之孫將兵伐俄。大獲全勝。所有人民盡殺之。其時無人主國。至正間封地密致第一爲王。遷於馬司孤城作都。按馬司孤即滅怯思城之對音。

惟額納噶泊最北。可當寬田吉斯海。

寬田吉斯海、疑即今滕紀斯海子之對音。即裏海也。俄國志略云。成吉思之子拖雷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繼又至尼泊河。征服小國無算。俄國率衆小邦戰於卡爾戛河之上。該河入於阿薩夫海。是阿薩夫海即元史寬田吉思海無疑。今按入裏海之水。異域錄圖名曰佛兒格河。康熙內府圖有地名薩拉托付。乾隆內府圖有地名薩拉多傅。西人雅裨理圖作薩拉德夫。地理備考作薩拉德夫。此即卡爾戛河入裏海者也。裏海即薩拉夫海。則拖雷所至之地。即滕紀斯海可知。又即寬田吉斯海可知矣。然則卡爾戛又即阿里吉河對音也。阿速部亦可即此而識矣。

元代北方疆域攷下。〇又曰謙州以謙河得名。

元史謙州亦名欠欠州。有一極佳之證佐焉。西游記、長春往時至阿不罕山北。選地爲觀。榜曰棲霞觀。是時長春未至科布多。尙在今阿爾泰山東大幹之東。則棲霞觀當在此處可知。計其道里。祇和林西一日程。東至陸局河五千里有奇耳。及歸途住棲霞觀。則觀之西北千餘里有儉儉州。出良鐵。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儉儉州卽欠欠州。又卽謙州也。

附魏源元代疆域沿革圖說。○或謂裏海中有島。疑卽寬甸吉思海者。非也。

此說證以俄羅斯人自述則至塙。何說反非。

卷五十五

康輶紀行。○北有箇拉散。似卽陳圖之噶爾丹也。

此喀三及柯傷對音。卽碣石渴石。

卷五十六

西域聞見錄。○無跪拜揖讓之儀。惟接吻以爲禮。

接吻爲禮。泰西諸國頗有之。鄂羅斯或亦有此俗。續谿程秉釗庶常說。

卷六十

辨袁枚新齊諧記鄂勒素北海之誤。○從者五十八人。凍死者五十有二。

從者五十八人。死者五十二。若必吹毛。何氏獨無誤乎。

此順德李仲約師讀朔方備乘。即校注於書眉及旁注者。甲午春。從師假得。乙未秋、長沙試畢。屬吳縣孫伯南茂才宗弼條最而錄之。得一卷。亟付繡梓。以餉同好。師精究朔方輿乘。尚有元祕史注、元史地名攷、耶律楚材西遊錄注、和林金石攷。皆見傳鈔本。他日當彙而刻之。以視今之好譚方輿知今而不知古者。相去奚如。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受業元和江標謹記

叢書集成初編

異域録（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